

梓禮部侍郎朱大同先生覆瓿稿

引



嘗讀吾鄉汪公仁峯文集內有新  
安師友序專述理學諸儒稱許簡  
嚴而楓林學士之後繼以禮侍朱  
先生同大同先生字也學士之胄





也是父是子家學相承卽宦業亦  
自表表後以遭誣蒙難未竟厥施  
而懿行遺編則揭日月而行者矣  
涑以訪古仰止鄉先達曾跋涉至  
其仁里瞻謁先生遺像會其裔孫  
時新茂才問有無文集知久失咨

嗟者久之逾月茂才搜錄先生覆  
瓿稿詩文各數卷余歛容讀之文  
則羽翼六經詩則盛唐風致猶可  
想見

國初渾渾噩噩之景象焉又何其幸  
也雖篇章散落十不存二三而得



窺一斑亦可測其全體矣  
而嗣徽音是在箕裘與私淑之君子

萬曆丙辰後學林下范涑盥手敬書



黃叔吉刻

覆瓿集目錄

卷之一

五言古詩

伯元宅閱故書有感示彥珍

始生日有感

送吳允堅嘗儀入閩省親

樓居翫月偶成

贈副使丘克明

舟行分韻得臨字



舟行分韻江彥銘得九字復賡之

題蒲石軒

贈馬則賢

俞恕道椽郎入閩贈別

瑞蓮詩贈李子才

題姚智伯仲凝霏軒

題杜休寧溪行圖

江孟思求題季弟欵教諭季用挽章卷

題自畫贈王德中

七言古詩

春歸曲

雪中書懷歌和范平仲韻奉寄陳黃二親

黃親和前韻見示因再用韻奉寄

雪後喜晴三用韻奉寄陳黃二親一笑

耕田歌

醉歌行贈唐佐衡

題鄭以仁府椽南山堂

看雲生黃山採藥歌



送吳彥才之京

程節婦

送黃彥輝之官長洲丞

激清軒歌爲呂旭作

率溪汪茂卿求寫溪山小隱圖因題圖左

送儒醫洪毅夫

散步至楓林

古木寒林歌

萬松道人吹簫圖

卷之二

五言律詩

感懷

其二

送人歸後有懷

次韻馮伯昂同發姑蘇

次韻伯昂見寄

可惜

題畫



端午中黃親招飲齊明樓分韻得櫓字

舟過石崇湖次韻彥銘

其二

贈王若霖

其二

題折枝梨花兼實圖

題自畫扇贈曹子純

贈智惠憶歸南泉

七言律詩

西村畫山水爲羅傳邑令題

次韻馮伯昂見寄

其二

上巳苦雨呈汪養晦

大雨

夢中渡江之作

登子陵釣臺有感

題畫

題自畫喬木古松圖贈程伯齡



應 制作瀟湘八景

山居述懷

奉寄陳秉初

夢歸梅花初月樓

過禾樂田家有感

嚴君誕日

七月登吳山感去年離家之作

雨中寄李仲吉員外戴子華二契兄

奉寄山陰縣丞陳大用

過嘉興三塔寺分韻得門字

宿嘉興道濟院題壁

至日登吳山

次韻高德初述懷

其二

奉贈唐佐衡老師

次韻楊思齊感懷

由姑蘇過吳江抵錢塘舟中有作

吳江卽景



吳江思歸

次韻馮伯昂見贈

元日有感

慈親花甲之日是夜夢中稱壽覺後有感

次韻萬壽塔長老贈天真藏主天真宣人

題冷起敬如此江山亭

發錢塘至餘杭城阻雨三日題城北樓

其二

過昌化次前韻

度昱關宿老竹田家及抵家述懷

次韻李仲吉見贈

奉簡敬道兄長見顧

題自作山水

其二

過瑤溪訪俞敬道不遇因畱宿是時敬道有

金陵經商之行

贈別鮑尚綱赴人才選

施杜端三使君見訪索贈



秋雨感懷

寄葉實夫

輓汪尚書澤民

歸故宅

同友遊靈山絕頂松林

冬夜

題白雲樓

題登源綠照亭

贈項子全

山中書懷寄葉實夫

五月十五夜對月

同董伯和登砂子嶺觀聖潭瀑布

上江山中卽事

至楓林登東山樓有感

曹操楊脩翫曹娥碑圖

嚴陵舟還喜晴贈陳大用

其二

何士明以詩求作雲麓書隱圖不果爲作步



韻奉答

題端木契友送行詩卷

題王悅中長司林泉歸隱卷

發新城至江浙書懷

卷之三

七言律詩

十月十六夜嚴陵城下翫月

送邑阻雨書懷

其二

杜休寧秩滿將行以李生畫鶴畱別江彥銘

令余爲題

宗家成仲以先子所題墨竹求詩

嚮明樓

題希陶詩卷

其二

贈別趙省郎

同休丞應叔原屯溪泛舟至溪東贈別

遊觀崖亭圖



題自畫臨清樓圖

題菊堂

江節婦

夢別陳彥珍

爲江孟和題棲碧樓

題自畫

題金山寺

題宣上人棲碧軒

題自畫榆溪清隱圖寄程國輔

其二

陞春官侍郎遣篤郎歸寄陳姊夫德銘

其二

遭誣得罪賦詩以見志

其二

五言絕句

爲范平仲寫雲溪歸隱圖成題詩一絕

題畫馬手卷

其二



六言絕句

題琴趣軒卷

其二

其三

其四

題浯溪清隱圖贈吳甥

題五城程均敬畫

七言絕句

小園栽菊

其二

卽事

其二

畫扇

題錢舜舉海棠白頭翁

題宋太祖蹴毬圖

墨菊

畫扇贈董伯和

宿江頭不了寺



訪祥雲谷首座不遇

遣人寄歸

其二

其三

至赤岸

題畫扇

其二

題畫

其二

其三

其四

除夜有感

其二

雪霽

題自寫山水

花朝登砂子岑

睡起偶書

泛舟嚴陵



其二

其三

其四

閒閒道士求題息齋竹

小景

簫

楊妃上馬圖

白描湘妃圖

楓林牧隱圖

雲溪歸隱圖

春江送別圖

其二

墨菊寄方山程德明

墨菊寄陳彥珍

題自畫寄陳親

戲問龍筆架

答

題畫



錢塘歌

竹枝詞十八首

卷之四

序

重編新安志序

送副使丁士溫赴召詩序

杜休寧遊觀圖序

黃山圖詩序贈歛尹皇甫遵道

送歛尹皇甫遵道考滿序

送杜休寧秩滿序

又代休丞應叔原

題邵思宐瓜圃鋤雲圖序

舟行分韻詩序

送鄭居貞之鞏昌序

贈地理汪煥章序

卷之五

記

聽泉樓記



石門讀書圖記

休寧縣重建鼓樓記

練溪間居記

橫洲書堂記

退思軒記

罷釣軒記

自得軒記

未慕亭記

卷之六

記

容膝山房記

閔口觀音堂記

壽春堂記

說

貞白軒說

程庭輔二子字說

天遂子說

率東程顯公墓說

野航齋說



銘

唯齋銘

平率齋銘

跋

書先子臨晦庵夫子書尊德性齋銘後贈曹

子純

書周彥名先生遺後錄後

跋程洺水爲范錫可起字說後

書錢舜舉畫後

跋鈞隱詩卷尾

卷之七

賦

雪賦

琴書樂趣賦

送楊汝翼携家臨濠侍親

悼女賦

雪麓書隱賦

書啟



達李同知書

達張太守書

傳

孫上舍元京傳

墓誌銘

皇甫氏五世墓誌銘

祭文

生日祭先考文

卒哭祭先考文

小祥祭先考文

祭叔父東父文

卷之八

附錄

唐仲實贈朝 京序

呂德昭贈朝 京古風二首

孫傑贈朝 京歌行

俞忠贈朝 京詩

馬則贈朝 京詩



曹譽贈朝 京詩

汪和贈朝 京詩

范平仲書雲溪歸隱圖後

范平仲賀繼嗣詩

其二

范平仲賀見子詩

張羽賦梅花初月樓

周孟啟題梅花初月樓

曹倬贈詩

目終





覆瓿集卷之一

紫陽山樵朱同著

睢陽居士范涑校

裔孫

時新閱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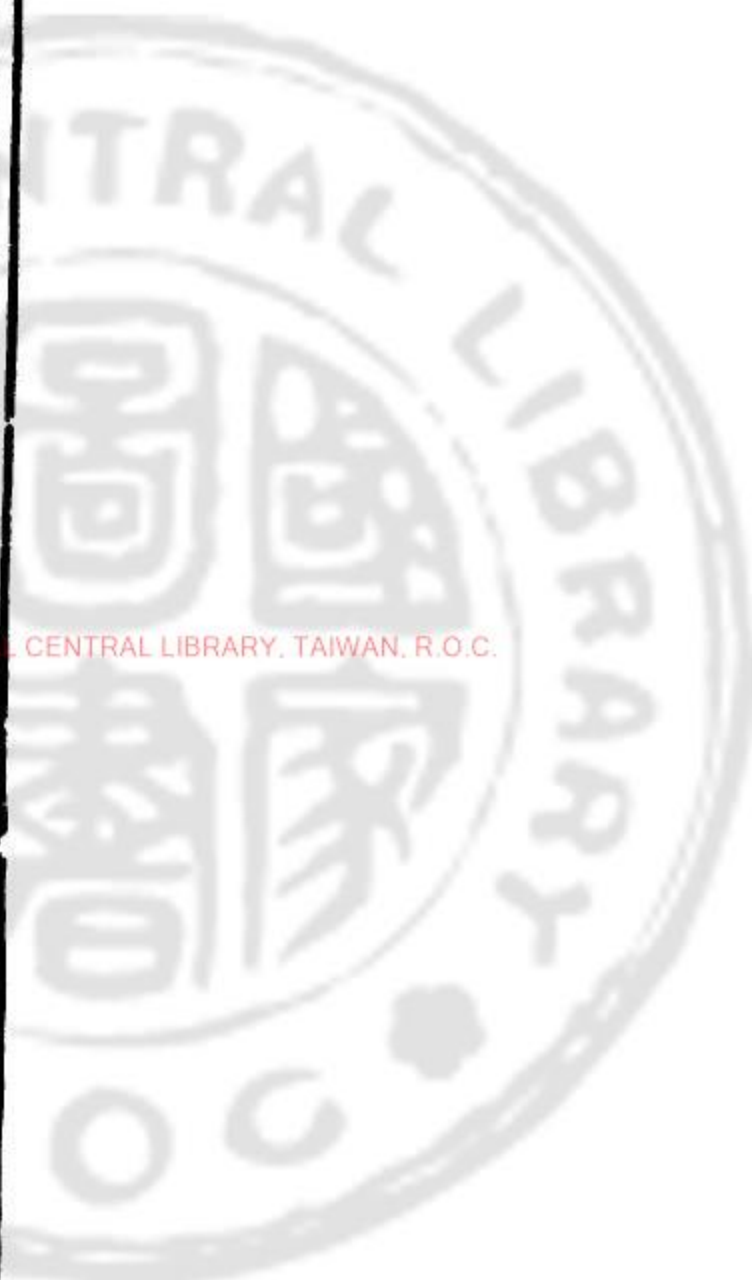
時芳參閱

五言古詩

伯元宅閱故書有感示彥珍

丙午

鄉里昔承平甲第爭相高十年罹兵燹瓦礫生蓬蒿  
君家全盛時池館集羣豪揮灑共談笑綠衣照青袍  
借問創業難昔人無迺勞動勞未易道勗君末終保  
架上多羣書片紙俱可攷微倖不可求青霄未易到





有源斯有委母爲彼行潦好風自東來悠揚吹百草  
及此愛日遲莫負青春早與君爲兒童簡編時卷舒  
迴頭二十年舊學日已疎韶光速流電那能少躊躇  
君子與小人所趨不相如遠之良不難慎勿迷厥初  
作詩示同志因之重欷歔

始生日有感

癸卯

天馬辭月窟飄然來沙場飛鴻失其羣哀吟獨南翔  
我生胡不辰三年羈錢塘矯首屢四望雪晴關山長  
男兒生墮地勲名在四方那能守丘園鬱鬱懷故鄉

所悲有雙親白髮垂高堂温清誰當共甘旨誰當嘗  
所以中夜起愴然悲以傷由來忠孝節千古垂綱常  
大罪旣逆天細事胡足量登高觀大荒大荒何茫茫  
白日懸蒼穹不照遊子腸

送吳允堅掌儀入閩省親

癸卯

海鳥拂羽翩翩然獨南翔楚人不識鳳焉能知商羊  
我本黃山人仗劍遊錢塘見君恨已晚盤桓蘇與杭  
忽動定省念告言駕海航我親亦念我白髮垂高堂  
未遂終養心中宵不能忘豈無負郭田與君濯滄浪



男兒百年間事業不可量努力在少年莫令鬢毛霜  
我有清樽酒爲君舉一觴酒酣發長歌中心愴以傷  
莫辭今夕歡可以訴衷腸明朝片帆去雲海蒼茫茫  
樓居翫月偶成  
戊申七月  
岑樓乃面西不知觀月出但怪窻外山皺文何歷歷  
倚欄夜向分疲極暫偃息夢破五更寒滿樓映虛白  
呼童急開牖當簷挂圓壁清氣灑襟懷皎月侵床席  
半輪漸斲山須臾盡傾沒遙天空明際四山已如墨  
佳景不可留難得良易失長笛忽一聲喚起東方日

贈副使丘克明并序

徽府織染局副史丘克明居官時有毀之於上  
官者折挫抑鬱成疾不復出因得辭歸袁州與  
之友者哀詩贈行爲賦此

木落長空高霜風凋百草此時新安客夜夢空春道  
絲綸方欲展歸計一何早豈無五色線黼黻袞龍好  
所悲本素絲彰施非我抱自從居官來衣裳屢顛倒  
萋斐成貝錦危機固難保況以羸病軀當此百憂擣  
故山松菊晚三逕復誰掃歸耕實吾事巖穴聊養浩



不聞堯舜世巢由亦高蹈勗君青松心永保冰霜操  
同余子韶等十人赴儒選舟行分韻賦詩得臨  
字 辛亥秋  
明月出東海餘輝照衣襟赫日苦炎蒸愛此清夜深  
況有羣賢俱樽酒相與斟共嗟會面難扣舷發長吟  
嚴親旣我棄遺書寧披尋遊子復遠征何以慰母心  
聖朝無棄物四海同君臨豈以衰經儒而強加冠簪  
君當登雲衢我當歸故林努力崇令德矯首領佳音  
彥銘江兄分韻得九字復賡之

里開本非遙如何別來久今日獲同舟相看憶南畝  
聖朝起山林內顧何所有仰事猶未終固辭非敢後  
文昌富文藻雲夢吞八九覩此琳琅篇豈同草木朽  
題蒲石軒

青青水中蒲磊磊澗邊石託根相因依出處同所適  
託根各有宐出處亦有時昔也俱棄捐瓦礫沉污池  
今登君子堂璠璵等奇翫灌以清泠泉籍之青玉案  
蒲根朝潤石石罅朝雲陰嘉名揭華扁允矣君子心

贈馬則賢 并序



馬則賢星源叔敬先生子也叔敬儒而能醫與先子友善則賢受府帖辟爲吏不得辭尋以母憂獲終喪之請而歸其鄉人江孟思訓導爲哀

詩以贈因賦此

壬子

芳草碧未終秋霜一何早母恩那可思寸心欲奚報雖有白日輝已缺春暉好飲恨抱案牘方寸怒如擣陳情已得請几筵躬灑掃忍淚不敢揮嚴親亦云老志養已自慚況乃傷懷抱我親亦念我棄捐兩秋草去年被斬衰遠涉金陵道慈親日倚門眼枯髮如皓

聖恩果天寬放還喜絕何雖無三釜養菽水芣蘋藻與君本通家世學所當攷亾者旣如斯生者期終保文昌哀詩篇令我索枯槁我辭亦良苦未易衆人告但願各勉旃矯首望穹昊

俞恕道掾郎入閩贈別

時王駙馬辟之

壬子

君子務行道仕隱非二途胡爲斯世人視如冰炭殊醉心軒冕場有若桎梏拘放志丘壑間自謂巢由徒俞君通濟才況乃世業儒端居豈傲時宦遊豈榮軀駙馬王晉卿好賢當代無閩徼開大藩一夫寧向隅



君方居幕下贊畫多良圖俊彥集一時青紫咸拖紆  
進取寧我心慨然思尊鱸歸來且慰意山水亦足娛  
知已終未酬明當戒僕夫秋風動征旆朋從餞城郭  
三山邈天涯興至成斯須賤子亦感恩未能効馳驅  
送君千里行屏營當路衢

瑞蓮詩贈李子才

并序

李子才宰昌化於凋瘵荒蕪之餘撫字深至民  
多歸之昌化舊有東坡池植紅蓮子才採蓮實  
種居後是年卽放花變青色明年花盛開中有

並頭者子才喜其瑞自賦詩賡者盈卷歲壬子  
冬來二守徽郡癸丑夏會于郡齋以瑞蓮實及  
詩卷示余索賦勉爲步韻

癸丑

昔年李青蓮嘉號何芳郁所以聞孫池嬌紅變水玉  
方當移種時蓮房綻新綠善政猶蒲蘆發達果神速  
舊染出污泥亭亭起初浴荒郊昔寥寥里煙今簇簇  
趨事若子來邠復令頰感瑞氣集奇葩雙鸞並肩宿  
豈唯感淳風政爾勵澆俗旣清貴溪流復濬練江曲  
勲名在朝堂暫此淹驥足誰當獻斯歌預擬汗青錄



題姚智伯仲凝霏軒

遂邑人

甲寅

濛濛煙霧姿靄靄山嵐影氤氳盈太虛伊誰爲收領  
高人構層軒歛此微茫景霏集琴書潤氣侵衣裳冷  
花霧融春雲林氣掩秋鏡已識軒中人欲寫軒中勝  
琳琅詩滿編撫卷發深省

題杜休寧溪行圖

溪行足佳興草樹煙中稠天光蕩林莽石稜見長洲  
憶昔越中行逸趣甘林丘豈謂靖節翁亦有彭澤遊  
府帖日夜下催徵無時休邦本旣已寧民瘼誰當求

感此發長吟擊楫臨中沅何當獻斯圖一解蒼生憂

江孟思求題季弟欵教諭季用挽章卷

維南有祥鳳文彩華羽翰好音鳴朝陽來集紫陽洋  
方當瑞盛時一往不復返空有五色雛羣從已星散  
世路多險艱勞生足奔竄蓋棺事卽終何用計脩短  
元方哀獨深淚向詩篇滿淚枯眼亦枯當以情自澣  
題自畫贈王德中

月出城東頭團團上明鏡古樹倚朱樓棲鳥驚未定  
小星淡已無大星遠相映草露發夜光荷盤拭秋淨



良朋喜同遊清賞寄高詠安得白玉繩爲人繫清影

七言古詩

春歸曲

丙午

春欲歸庭前小園花亂飛杜鵑聲聲口流血喚春喚  
落空山月小橋流水柳絲斜水面遊魚吹柳花春風  
蕩漾人自醉草深池暖生蒲芽亂紅堆逕君莫掃明  
年花開春又好但得有酒登高樓不用花前嘆春老  
四山雨過翠光流春歸不知蜂蝶愁野花看開已結  
子如何不令人白頭

雪中書懷歌和范平仲韻奉寄黃陳二親

庚子



幾年不見臘前雪今復三日迷長空六出微茫渺  
髮墮地化作冰籠松大鈞播物本無意妙巧如此些  
人工赫日三伏間燦石金爲融宇宙炎炎淨無滓  
有許物留蒼穹徹夜春蠶聲寒重頑無風曉視漫漫  
玉滿界琪樹冰柱交玲瓏已喜萬古煩歎盡併作一  
色乾坤同山禽苦寒下庭除此豈有意投樊籠燮理  
當聖明三白知年豐黃竹蒼梧事已往鄭田周鼎何  
時窮置此勿復陳憂心易冲冲故山早梅凍未開誰  
肯乘興探芳叢黃陳齊名世稀有祇共清樽擁爐紅  
我欲策蹇驢路危梁不迴凭欄作詩寄遠日賡酬細  
味毋匆匆

黃親和前韻見示因再用韻奉寄

立春後二日

君不見少陵愁坐方書空亂髮過耳徒蓬鬆蒼天欲  
留千載名故遣起僵令詩工又不見天山六月雪  
融平砂莽莽連蒼穹漢家大將不顧身直使絕域  
皇風失意騎驢京華春得志金轡搖玲瓏丈夫升  
豈如此古今一致誰能同天馬振霜蹄乾坤猶樊籠  
心以萬里姿俯戀春草豐黃州風景豈要觀秦嶺高



詠真途窮昔賢俱同黃屋憂寧爲一已心中冲用之  
夜驚鵝鴨池不用曉訪梅花叢歲寒始知松栢堅肯  
逐浪葢浮花紅臘凍成春泥泉動土脉通元氣已復  
行周旋與君靜守毋匆匆

雪後喜晴三用韻奉寄黃陳二親一笑

畫屏樓前高插空遠樹如髮冰籠菴羲和駕龍海上  
來淨掃豐隆藏雨工平地瓊瑤一尺強斯須已作春  
泥融乃知幻物徒爲耳變化神速由蒼穹高岡尚嚴  
凝萬里鳴天風玉削芙蓉射初日金碧焜耀光玲瓏

此時十二欄清興誰能同初平鞭羊起白石仙骨肯  
受羈樊籠亦有耽睡人翫易知旋豐二仙俱爲方內  
遊妙悟元化知通窮根歸迺枝萌夫豈心冲冲我欲  
乘風三山行更向逋仙探寒叢人間富貴寧幾何使  
我不得童顏紅柯山太華只目前濶水原與滄溟通  
賡酬不盡登臨興却笑信筆徒匆匆

耕田歌

和王建體

丙午

林藏宿雨雄聲急老農扶犁荷蓑笠田多不知牛力  
疲驅牛叱叱嗔牛遲野鳥隨人啄鰕鱖嘯飛鳴噪桑



樹巔耕罷平田水如鏡涵空倒浸茅茨影白鷺雙飛  
不怕人香雪無塵羽毛淨野老田間自相語秧少傳  
聞好禾黍辛勤不敢望羸餘輸向官家奉明主

醉歌行贈唐佐衡

甲辰

君醉烏程酒我挽烏嗥弓飲酒非儀狄挽弓非逢蒙  
君不見陶令一醉北窻下陶然直與羲皇同又不見  
鼎湖龍去不復返獨留遺跡千古存蒼穹神物會有  
時不用悲途窮飲酒須飲二千石坐令四海還淳風  
挽弓向天九鳥落但見一輪正日當天紅嘆君猶未

遇躡躑吳越中擊筑西河上眼前四海空丈夫但保  
千金軀不患不遇真英雄嗚呼不患不遇真英雄

題鄭以仁府椽南山堂

癸丑

谷口鄭子貞雖非陶處士彭澤歸去來未必不同志  
古人論心不論跡今人論跡不論心會子武城子思  
衛出處一致非升沉築堂悠然對平巖碧雲過雨南  
山遠孰謂今人非古人淋漓文字見題扁

看雲生黃山採藥歌

汪景榮

丁巳

看雲生黃山採藥行黃山之峯三十六採藥行行遍



山谷有時看雲宿天都千澗萬壑雲模糊北辰咫尺  
星匝地當空皎皎秋蟾孤天鷄初鳴海光赤下窺羣  
動喧號呼白雲掀浪接滄海洶湧萬里迎金烏此時  
看白雲便欲扶輪登天衢沛然三日霖一洗旱魃羣  
生甦靈芝與丹草下以醫疲癯上以寧君軀慶雲布  
祥癡瘴息天札俱令歸壽域看雲不負出岫心解將  
醫人轉醫國功成依舊歸黃山採藥看雲老山間石  
床夜濕洞雲宿芝草曉苗東風還紫陽山人昧精討  
看雲不識黃山道安得乘此秋風早與子相期拾瑤

草

送吳彥才之京

巳未

吳郎休陽人每念休陽樂一朝挾策辭休陽回首白  
雲滿山郭紅日皦皦升天衢五色雲中朝帝居男兒  
有才當大用何必儒生空讀書

程節婦

玉可裂劍可折貞婦之心不可奪山可摧陵可隳貞  
婦之操不可移荃蘭松柏有至性肯與百卉同衰盛  
唐虞三代嘗比屋共姜以來能幾姓程家遺事得所



後人  
聞保幼植弱心尤勤慈孫孝子不忍說詠歌尚托垂

送黃彥輝之官長洲丞

朝發京都城暮上姑蘇道姑蘇臺上今何如搖拽春  
風有芳草芳草淒淒接長洲居民商舸何其稠大船  
如屋連平地清歌妙舞盈高樓此地民風尚華藻力  
農不似爲商好商兒鼓柁任所遊貧民科徵豈終保  
理民平政在斯行慎勿遠効藍田生

激清軒歌爲呂旭作

壬戌

左史裔孫東籬子築室允塋俯清泚登車攬轡懷昔  
人高揭軒名照窻几憶昔趙宋自南渡國計每被姦  
臣誤忠臣烈士何代無裂眚衝冠向誰訴賊呂專制  
無敢言左史奏檄盈書編儻言直論破鬼膽父子輝  
映相後先桑田久矣淪滄海賊子奸臣復誰在大議  
長行天地間白日懸空耿光彩聞孫傳家有真跡寶  
愛不啻連城璧每言傳跡不傳心祖孫何曾異今昔  
當年邂逅遊芹宮樽酒幾度良霄同長夜挑燈誦遺  
藁義氣凜凜橫心胷攜書自我來京國兩年不見澄



清色夜深回首黃山雲風露滿空秋月白

率溪汪茂卿求寫溪山小隱圖因題圖左

漸江天際來如絲委蛇下遶孫王祠兩岸青山如走  
馬勢與江水俱馳下疎煙遠近見村墟茅屋竹籬總  
堪畫隱士家居溪上村雲煙水石供晨昏田園歲入  
了官賦足跡不到王侯門谿魚入市克盤餐啄黍有  
鷄窠有豚論文痛飲醉方已高朋滿座無空樽秋風  
蕭蕭歲云暮奔走誰能免公務乾坤如許憾身多何  
况持家立門戶寫畫題詩良獨苦夢魂想像無由覩

我欲作詩奉明主挽此向風還淳古四海蒼生悉安堵

送儒醫洪毅夫

松蘿山頭雲氣橫落石渡口滄江平舟人艤棹童子  
候欲別未別難爲情洪君不獨醫國手千金秘傳懸  
肘後蘇家有井不自醫投劑二豎聞風走江樓有酒  
君莫斟酒斟不盡離人心杏花成林春風深花屏山  
下來相尋

散步至楓林



信步尋春不知遠小逕委蛇繞平巘雨餘翠滑石磴  
危青梅如豆低垂枝屋上青山壓簷重風裏幽禽時  
一弄主人不歸柴門關山犬認人自迎送花落烏啼  
白日閑依微機杼鳴林間徘徊不覺歸來晚淡黃落  
日啣空山

古木寒林歌

甲寅

遂邑蔣存中以戶家子選爲稅務官得請而歸  
求余寫古木寒林賦此題之

遂陽山城萬家邑古木參天蔽原隰虎踞老石龍迴  
空雷擘蒼崖起羣蟄故人結茅溪上居日臨流水觀  
扶疎因懷萬牛棟梁重乘輿偶謁承明廬滄海無際  
百川趨挂席欲進空躊躇故山喬木逸何許但見萬  
里連荒墟秋風江山客衾薄夢到家山舊丘壑青林  
白日誰共閑遠望有人高倚閣解印翩然歸故丘再  
觀古榦交螭虬棟梁無用甘樗散與爾老壽同千秋  
紫陽山人筆如舌爲爾寫向鸞溪雪堂上今亦生楓  
樹安得長歌繼前哲

萬松道人吹簫圖

甲寅



萬松道人者三衢之開化人也宗李氏學有塵外致好吹簫其鄉人汪彥脩與余會於遂邑彥脩讀儒書頗能曉葬法自號拙閒老人道人因彥脩求作萬松道人吹簫圖值連日苦雨不能出因爲寫以遣日併題數語以貽之

萬松道士持洞簫吹作鈞天鳴鳳韶海月初上萬松頂清影滿地風瀟瀟吹罷玉宇空寥寥餘音縹緲隨風飄青鳥前導豐隆御乘輿便欲凌青霄玄丹已熟九鼎火白鶴不畏長天遙萬靈執役雷電走倒酌北斗翻招搖拙閒老人眼如電每向燈窻究黃卷清癯已是地行仙識君知心豈知面求我爲寫萬松圖手弄參差自相娛吮毫欲寫輟復止豈以色相摹太虛我亦吹簫翫月宿金丹未能換毛骨賀老誠能識謫仙大鵬九萬同超忽



覆瓿集

卷之一

十一

覆瓿集卷之一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覆瓿集卷之二

紫陽山樵朱同著

時新閱輯

晞陽居士范涑校

裔孫

時芳叅閱

五言律詩

感懷

癸卯二首

報國空懷策思鄉懶上樓  
家山千里遠湖海二年秋  
世態須青眼羈棲自白頭  
倚門思子淚應寄浙江流

其二

不作東山卧空登王粲樓  
丹心朝對日病骨夜驚秋



故里頻來夢吳霜易上頭憾如江水闊薄暮接天流  
送人歸後有懷

歲月懷桑梓霜風到客衾思親方寸亂送客淚痕深  
此去望鄉信何時聞好音神光應變化寶劍暮龍吟  
次韻馮伯昂同發姑蘇

魯酒不可飲須傾三百盃君恩猶未報丹寸肯成灰  
自有鯢鵬路可令鷗鷺猜長江波萬里誰負濟川才  
次韻伯昂見寄

家山不可望南國暗旌旗怕讀登樓賦長吟伐木詩  
雲低江樹遠天濶海帆遲卻憶同舟夜何如載雪時  
可惜

可惜碧桃樹孤根遠日華綠微枝底葉紅淡雨餘花  
傍水含朝露照人生晚霞明朝重去看一一墮泥沙  
題畫

密樹深藏寺輕舟煖棹煙藤蘿垂石上草閣俯江邊  
高岸立峭壁歸鴻來遠天平生江海志付與畫詩傳  
端午中黃親招飲齊明樓分韻得榴字

戊申

五月春花盡墻頭有石榴情因親故重酒爲倡酬留



山色入窻滿溪聲繞座流何須問蓬島只此是丹丘

舟過石崇湖次韻彥銘

辛亥 二首

山勢西來盡波平接太清地連天塹重名蓋石崇輕  
鏡淨空無滓風翻浪忽驚掀蓬莫回首何限故鄉情

其二

舟行堤漸闊圓影浸空清浪蕩四山動帆飛一葉輕  
望遠心如醉思親夢亦驚君恩天廣大那可不陳情

贈王若霖二首

并序

王若霖歛之儒生也素未之識回自鍾山適值

同行時若霖新授江南奉新丞至薪嶺之北曰

馮村將別自爲起句求余足之以贈別因再用

韻以勉之云

辛亥 二律

且酌樽中酒重逢未有期歛南看月夜江右望雲時  
路逐溪聲轉山隨行處移明朝登嶺後回首倍相思

其二

幼學壯行志書生本自期方當勤苦日莫負聖明時  
雨過嵐光重雲開樹影移祇應崇令德千里慰遐思

題折枝梨花兼實圖

癸丑



秋日梨花詠道園曾有詩青枝已秋實白雪尚春姿  
蘇子非今夢杜陵憶少時不因良友筆誰重昔賢思  
題自畫扇贈曹子純

野樹秋容老層巒曉氣蒸寺鍾如隱隱江水自澄澄  
舉世悲傷足何人樂曲肱抱琴林下者好結浴沂朋  
贈智惠憶歸南泉

欲破愚癡障須懸智惠幢三生慢吳越一汲盡西江  
泉石曾共眼雲山故入窻祖燈期再續已見外魔降

七言律詩

西村畫山水爲羅傳道邑令題

辛丑

飛泉千尺垂長虹嵐氣散作煙空濛秋林高下見村  
屋古寺如聽雲間鍾樓臺依約煙樹表溪橋野艇行  
人小西村畫癖嗟余同對此興與秋天杳

次韻馮伯昂見寄

二首

君在高樓對山坐我向蓬窻對山卧湖山收雨作晚  
晴山色滿簾窻外過茶煙石鼎松風遠半枕梨雲春  
夢破起來便作春山遊莫待早梅如豆大



其二

錢塘江頭看潮坐錢塘江上聽潮卧潮聲半夜捲海  
來一霎雷霆枕邊過起來倚劍看青天月光出海半  
輪破笑問醯雞甕裏天豈知世上乾坤大

上巳苦雨呈汪養晦

戊申

三月三日苦淫雨春遊無計令人愁雲低暮色近垂  
地風捲濤聲遙撼樓青天白日果何處急電轟雷方  
未休最憐桃李花開樹零落離披不自由

大雨

三月十八苦炎蒸客子解衣如甕中忽驚雷電繞庭  
戶已見風雲盈大空雨聲倒挽銀漢落水勢直與滄  
溟同前村咫尺斷來往令人倍憶濟川功

夢中渡江之作

東風如顛怒清曉百尺危檣插天表張帆破浪追流  
星萬頃茫然一時了半生慣見風濤險登岸汗流愧  
沙鳥回看煙際波連空青山一點江南小

登子陵釣臺有感

癸丑

清曉扁舟維岸陰百年幾度來登臨遊人仰扳石磴



險飛臺俯瞰滄波深客星帝座一時事江水雲山千古心哲人去矣不可見擊劍空作秋龍吟

題畫

老虬參天勢欲動古樹錯立交巖嵒清溪雨過生碧雲隔岸嵐光入簷重小亭臨水清且連怪石翠濕苔蘚妍倚欄讀書兩忘言豈應未了黃庭篇

汶口程伯齡扁所居曰容膝山房求余寫喬松

古木圖因題以爲贈

巳未

老松參天倚溪濱卓立迥出凡木羣百年生息飽雨

露一日變化超風雲雲泆故家足喬木容膝山房更清淑知君每愛林下風故寫幽人坐溪腹

應

制作瀟湘八景

甲子三月

洞庭秋月

岳王樓前秋風起碧波夜涼天在水纖雲捲盡四望遙一色澄清幾千里爛爛銀盤海上來金光蕩漾鏡中開洞蕭依稀微碧煙外應有羽客凌風迴

瀟湘夜雨



三湘重湖碧雲暮岸葦江蘆不知數孤蓬夜半驚夢  
迴四顧茫茫莽回互乍疎乍密還瀟瀟澤被枯橋翻  
天飄江湖豈無廟堂念恩深不知千里遙

煙寺晚鍾

重巖疊嶂生虛籟碧煙隱寺橫如帶老禪出定月照  
廊數聲忽度長林外西來大惠非頑空要將耳觀開  
愚蒙洪音浩蕩無遠邇播揚萬里資 皇風

江天暮雪

嚴風凜冽雲垂地遠岫平林失蒼翠馮夷剪水作飛

花一色迷漫滿天際孤舟釣緝昏未收蓑衣清興勝  
狐裘三白但有豐年兆一身饑寒何足憂

平沙落鴈

秋色澄空碧霄遠蓐收氣肅寒雲捲數聲嘹唳天外  
來低落平沙水清淺羽毛獨爾知隨陽豈爲饑腸懷  
稻梁嘶蘆不煩避矰繳解網今已同商湯

遠浦歸帆

灝氣滿空秋灑灑潦盡潭清木葉下片帆幾點天際  
來破浪乘風如走馬江漢今爲鴈鶩池商舶釣艇從



所之暮歸晨出會有時慎勿縱欲令人嗤

### 漁村夕照

茅屋人家小門逕紅蓼白蘋欲齊脰收緝曬網插疎  
籬短渚長洲遮相映紅輪留照懸遠空水村澤國俱  
春融飯飽不知身外事欸乃一曲歌淳風

### 山市晴嵐

平湖遠接青山麓瓦屋布帘煙簇簇瞳瞳海日出山  
頭晻靄林霏淡平陸鮮鱗可買醪可沽醉歸不倩傍  
人扶 皇風萬里被海隅漁樵樂土無處無

### 山居述懷

壬寅

投跡窮山休便休開身猶抱古今愁百年自分田園  
樂萬里誰思社稷憂郭令豈無陶令志董生寧有賈  
生籌經綸本是男兒事莫理雕蟲到白頭

### 奉寄陳秉初

欲寫芻蕘報所知楚天雲闊鴈書遲扶傾已籍諸公  
力側席應勞聖主思舊俗難忘周社稷危時空望漢  
旌旗投鞭何日踰天塹晉拜元龍會有期

### 夢歸梅花初月樓



一 劍新從死地來夢魂長繞故山隈清輝萬里秋光  
老寒影幾枝春信回但覺親恩天廣大豈知世事日  
塵埃片時枕上團圞樂無柰城頭畫角催

過末樂田家有感

移舟暫泊釣魚磯一逕委蛇入翠微落日園林鷄犬  
富秋風平野稻梁肥農翁但道征徭重啼鳥那知世  
事非莫怨棲遲身是客家山亦有舊柴扉

嚴君誕日

年年稱壽梅花月今日淒涼想故扉堂上有親垂白

髮階前無我戲班衣淞江秋老人空瘦回嶺峯高鴈  
過稀安得元戎先十乘洗天風雨早同歸

七月登吳山感去年離家之作

癸卯

江上秋風吹客衣江頭塞鴈又南飛報君寸鐵曾無  
補作客一年猶未歸黃菊未沾新雨露白雲應鎖舊  
柴扉登樓莫憶去年事且向欄杆看落暉

雨中奉寄李仲吉員外戴子華二契兄

興來欲訪戴安道詩好長懷李謫仙客裏風光渾是  
夢雨中官舍小於船已知生死同今日莫使才名愧



古賢世上英雄誰是主與君努力中興年

奉寄山陰縣丞陳大用

奇才本自重南金未許相逢歎陸沉里路共爲千里  
客故鄉誰念五更心海門日上天光近江浦雲歸樹  
色深莫道過門風致盡扁舟正擬過山陰

同年仲望叅謀高德初過嘉興三塔寺分韻賦

詩得門字

風急舟輕如馬奔楚吟又動望鄉魂暮雲三塔寺間  
寺茅屋幾家湖上村鴈陳遠衝霜浦冷邊塵遙接戍

樓昏平生每愛逢僧話帶月何妨叩梵門

宿嘉興通濟院題壁

過盡平湖擬問津忽驚林屋傍湖濱竹陰風細疑無  
暑花落鶯啼別有春身世不逃嗔妄想飄零長作別  
離人何時一了平生願歸去家山拜老親

至日登吳山

聞道春從地底還望春獨上吳山巔海帆幾點落天  
外塞鴈一聲來日邊彈鋏敢求遷代舍思尊未許賦  
歸田男兒出處關風化不用擡頭問老天



次韻高德初述懷

二首時寓化成菴

夢破梅花夜不眠，滿床明月正中天。一時用舍真兒戲，千古興亡著簡編。身老自堪歸杜曲，詩成誰使効張顛。平生心事何人解，擬向王門一上箋。

其二

笛聲驚起海龍眠，送作江南雨滿天。世上風雲間老手，山中燈火廢殘編。竄身嶺海悲韓愈，借榻禪房喜大顛。自是草廬無意卧，不煩束帛爲箋箋。

奉贈唐佐衡老師

平生每愧朱公悛，歲晚忽逢唐子西。上國未瞻郊鳳至，故居空聽夜烏啼。談詩抵掌唾壺缺，把酒臨風江月低。他日卜隣何處好，黃山高與白雲齊。

次韻楊思齊感懷

百鍊冰清任斷魂，吹竽無意上王門。三年未有匡時策，一飯總成明主恩。獻賦得金真易與，草玄投閣不堪論。頭顱鏡裏今如許，莫遣秋霜鬢上存。

同馮伯昂泛舟由姑蘇過吳江抵錢塘舟中有作



連床夜聽姑蘇雨柔櫓曉棹吳江雲大地北來山勢  
盡長江東去浪花分知君久抱屠龍技歎我空懷封  
禪文安得扁舟早歸去故山高卧謝知聞

吳江卽景分韻得池字

平湖萬頃去帆遲遙見孤村列戍旗一塔已無當日  
箭三高猶有昔年祠風掀急浪飛橋動霜滿高樓盡  
角悲欲訪鴟夷何處是望中煙樹自參差

過吳江思歸

甲辰

歲暮江春憶故園片雲猶隔路三千長歌作客豈今

日拔劍出門思去年古剡春歸梅似雪吳江風靜水  
如天雙親欲望兒歸日無奈南來有障煙

次韻馮伯昂見贈

扁舟載雨夜沉沉好語時聞咳唾音彈鋏作歌知客  
憾論功坐樹見臣心無緣可結三生夢有志終成百  
鍊金江左幾時休戰伐與君携手步園林

元日有感

壬寅

萬國衣冠拜袞衣兩年元日負歸期江雲朝捲千尋  
碧海日晴曛五色旗江上雪消春水長山中寒重早



梅遲莫思鄉黨常年會寶劍當酬國士知

慈親花甲之日是夜夢中稱壽覺後有感

壬寅

夢中樽酒壽慈親夢覺登樓望白雲四海尚聞悲戰  
伐百年何計樹功勳眼枯自灑孟宗淚情裂誰憐李  
密文但得寰區歸上國便當萬死報明君

次韻萬壽塔長老贈天真藏主天真宣人

能詩琴

萬壽寺前古木森繫舟時遠復相尋詩成不作人間  
語琴好誰聽世外音琪樹風生驚夜雨法壇雲靜覆  
春陰敬亭山色何年別日暮江東千里心

題冷起敬如此江山亭

亭構吳山百尺梯更闌時聽海鷄啼絲桐夜雨清猿  
夢楊柳春風送馬蹄雪漲海門天塹闊潮回江浦月  
痕低登臨若問登臨句如此江山如此題

發錢塘至餘杭城阻雨三日題城北樓

二一首

三載江淮奔戰塵濟時空負百年身青山尚是來時  
路城郭今非舊日人追信已無蕭相國舉賢誰似晉  
胥臣明朝又上新安道回首錢塘淚滿巾

其二



百雉孤城流水東青山掩映戍旗紅蛙聲日夜亂城  
柝嵐氣作雲漫碧空茅屋幾家兵火後關河千里戰  
塵中鷓鴣自有天池路非復吳中舊阿蒙

過昌化次前韻

未拂征衣滿面塵雲林何計乞閒身荒村白日有啼  
鳥廢屋頽垣無住人大地豈應終破碎普天誰爲正  
君臣高堂自有二親在且向晨昏事盥巾

度昱關宿老竹田家及抵家述懷

甲辰

險阻艱難備此程百年生死一毛輕但知憾比徐方

寸深媿才非杜北征茅屋晝藏牛共卧山溪夜渡虎  
同行歸來已喜雙親健莫遣秋霜上鬢莖

次韻李仲吉見贈

千里還鄉已到鄉故人應是更淒涼珠還合浦神光  
在鴈叫寒雲別憾長滄海桑田心不變山林鍾鼎事  
何妨雪深山逕藥苗小何日林間遇阮郎

奉簡敬道兄長見顧

林間終日坐蒼苔有客過從此地來厚餽遠稱慈母  
壽好懷今爲故人開黃昏燭盡雲山出半夜詩成風



雨催莫厭田家供奉薄看花村塢當啣盃

題自作山水 二首

小閣獨坐日無事幾迴飛夢到天台一時風雨眼前  
過萬里山河筆底開林下有人閒白晝世間無地不  
黃埃便當辦取九節杖劔閣匡廬頻往迴

其二

誰剪吳江半幅天滄洲詩思便悠然長江萬里雲垂  
地錫杖一條僧上船惟石定從天上落喬松勢與海  
相連好山是處堪圖畫任取旁人笑米顛

過瑤溪訪俞敬道小遇因留宿是時敬道有金  
華經商之行

故人別去忽三月乘興冷然御曉風避客本非段干  
木泛舟應擬陶朱公窻間月影生林外壁上燈花落  
酒中自是過門不相見風流難與昔人同

贈別鮑尚綱赴人才選

五月炎天金石流故人何事買行舟興亡莫問烏衣  
巷嘯詠應過白鷺洲幾載焚膏傳世學一朝東帶應  
時求欲知別後相思處月上梅梢夜夜樓



施杜端三使君見訪索贈

聯翩三騎出城東此日追遊清賞同  
但向梅花說初月肯隨柳絮逐  
春風稻收平野郊原曠鴈叫清霜  
宇宙先後錦還京闕近莫言耕釣  
有隆中

秋雨感懷

雲鎖千巖晝不開攬衣小閣獨徘徊  
風飄翠色紛紛下雨送寒聲陣陣來  
竹葉已空前日醉桂花莫受曉霜催  
眼中千古興亾事撥向爐中鐵筋灰  
實夫有金陵之行令人重增慨嘆短章奉寄以

見下懷

春首過從到弊廬談詩清夜剪園蔬  
久知衡宇能容勝豈料王門再曳裾  
見志但知孫綽賦濟時莫上賈生書  
眼中故舊飄零盡迴首西風歎索居

汪尚書輓章

澤民

敬亭秋色何人敵天挺奇才出土林  
問學始膺先代澤艱危終見老臣心  
乾坤推轉有興廢賢聖操持無古今  
德業已垂青史筆却令後死重哀吟

歸故宅



身詩集 卷之二  
曲曲清溪來往頻故園又得見先春笋穿舍北竹繞  
屋梅倚墻頭花笑人泉石幾家供客眼江山萬里暗  
兵塵由來軒冕多翻覆澗水松風未是貧

同鮑氏諸公遊靈山絕頂松林

大地山河一覽中登臨感慨古今同片雲又作人間  
雨萬里自來天外風尚有塵埃盈下界全無纖芥礙  
虛空吹簫玉女雲中下指點蓬萊滄海東

冬夜

千林秋盡夜迢迢十二欄杆倚碧霄道統已慚周茂

叔將門還許霍嫖姚亂山明月涼如雪半夜狂風怒  
似潮白面書生成底事莫將身世老漁樵

題白雲樓

自作蘆窩人已仙白雲名在尚悠然登樓作賦傷今  
日荷鍾攜壺思昔年欄倚長空秋見鴈林藏積雨夜  
啼鵑九齡帝與誇當日白髮重看繼世賢

題登源綠照亭

登源洞裏石如屋綠照亭前水作湖溪聲遶座驚風  
雨山色入欄供畫圖身世幾時歸澗谷林泉何地不



蓬壺高朋盡日追遊樂莫厭沾衣雨載途

贈項子全

三衢項子全宦遊江湖間常勤勞王事已而以  
醫學自娛乙巳歲携其子訪宗族於貴溪過門  
求見索詩遇以他出不及奉迓走此爲謝

過門未識子全面久矣逢人說項斯宦志已灰更變  
後宗枝還念未分時曾揚近古無神術盧扁于今有  
國醫尚擬好風吹杖屨夜深雨足剪園葵

山中書懷奉寄葉實夫

丁未

投迹深林百念休春花秋月與追遊雨餘山色朝當  
戶風外溪聲夜滿樓已拚歸畔辭虎口還思結友效  
龍頭吟餘獨上南岡望猶自空懷杞國憂

五月十五夜對月

丁未

正愁苦雨作梅霧向晚雲開見遠岑天淨已推圓鏡  
上山高猶隔半村陰清光本自無圓缺人世果誰分  
古今明夜陰晴不可斷欄杆獨倚謾沉吟

同董伯和登砂子嶺觀聖潭瀑布

丁未

小逕穿溪斷復通叢林陰翳失西東重巖直上九霄



上古廟深臨萬壑中白日忽驚飛急雪青潭慎勿怒  
潛龍誰知一勺靈湫水解與人間作歲豐

上江山中卽事

山上青山樓上樓結樓高下倚林丘通幽一逕苔蘚  
滑壓檐四山空翠流松梢滴露作疎雨嵐氣入簷生  
早秋我來暫下陳蕃榻一洗平生今古愁

至楓林登東山樓有感

樓隱喬林白日長桂花不斷四時香山蒸嵐氣作朝  
雨竹引水風生晚涼身在豈應愁計拙與來時復動

詩狂東山一爲蒼生出贏得人間話幾場

曹振賢修葺曹姑碑圖

戊申

江水粼粼照岸浮古碑如堆立江頭誰知手撚吟髭  
日已是心疑國士秋奸計不逃人物議畫圖解寫古  
今愁清才闕虜固應爾更有同時鸚鵡洲

嚴陵舟還喜晴贈陳大用

巳酉二首

幾日滄陰撼朔風今朝新霽早推蓬山頭積雪連雲  
白潄下明霞照水紅身世已知歸計穩舟行況與故  
人同道家喜有朱陳舊努力躬耕待歲豐



其二

霜寒水落石如林，瀉壁直下三千尋。  
遡流豈辭上灘澗，到家不厭尋源深。  
片片浮雲或聚散，袞袞長江無古今。  
此懷只有陳搏解，故喜扁舟論素心。

何士明判簿以詩求作雲麓書隱圖不果爲作

步韻奉答 巳酉

十年江上憶茅廬，故託毫縑寫舊居。  
濟世可堪終稼穡，蒞民無計禦樵漁。  
久知心遠懷桑梓，已喜身閒棄簿書。  
雲麓真山應會見，莫看圖畫賦歸歎。

題送行詩卷

辛亥

端木孝友孝愿從先子遊，尋復侍尊人之官江。  
西有送行詩卷，余未之作。今歲又侍親在朝，  
偶會於鳳凰臺下，求補此卷爲賦此。

江西未有送行句，此日相逢再賦詩。  
定省羨君多伯仲，飄零憐我獨孤遺。  
夢回石水論文夜，喜見秦淮問禮時。  
後會茫茫又何地，應須努力慰相思。

題王悅中長司林泉歸隱詩卷

王君歸隱林泉志，先子當年亦有詩。  
身老可堪奔走



職子賢不負聖明時夢回雲海滄波遠春到園林化  
日遲我欲携書訪泉石白雲已有宿年期

發新城至江浙書懷

癸丑

夜發新城望浙城好風吹送片帆輕一九皓月天心  
小萬里滄江鏡面平白浪總催前後事青山不盡古  
今情重來十載登臨地何處故人同眼明

覆甌集卷之二終





覆瓿集卷之三

紫陽山樵朱同著

晞陽居士范涑校

裔孫

時新閱輯

時芳叅閱

七言律詩

十月十六夜嚴陵城下翫月

癸丑

誰送冰盤上九天清光不減夜來圓雲連遠岫橫天  
外山擁孤城枕水邊重鎮已空前日夢棹歌猶認去  
年船半生未了滄洲願安得垂綸繼昔賢

遂邑阻雨書懷

甲寅 二首





一春多事羈遂陽處處水潦如望洋青山雨歇鳥啼  
急白日門關蠶績忙倚門無復念遊子思親空自摧  
衷腸慈烏中夜驚獨宿爲爾涕泣沾衣裳

其二

癡雲一月翳朝陽四望平蕪盡海洋蜀魄喚春空自  
苦吳蠶作繭爲誰忙一身留滯難回首萬事牽縈易  
斷腸繼述久知心事重莫將流涕浪沾裳

杜休寧秩滿將行以李生畫鶴留別江彥銘令

余爲題

李生前朝人自題云某人作以記重逢  
甲寅

文昌自是文章伯令我題君畫鶴詩翹首豈無霄漢  
志潛身猶待羽毛期李生昔記重逢日杜老今當惜  
別時好爵與縻應有意林臯空動故人思

宗家成仲以先子所題墨竹求詩

先子手筆故家竹蟠虬蛟龍墨尚新典則喜存三世  
物文章猶見百年人脩莖已傲風霜晚嫩葉還沾雨  
露春欲繼短篇題紙背披圖令我倍思親

嚮明樓

甲寅

庚戌之冬先子爲宗家子敏作嚮明樓記道其



移孝就忠之意因得疾歸不起今年賤子省家  
林子敏邀宿是樓求題斯卷次早倚欄雲山萬  
變曉光中誠爲勝槩復念斯文先子之絕筆也  
謹賦近體以寓傷感之懷

喬明樓上乍登臨對景與懷感慨深萬疊雲山迎曉  
日一庭煙樹接春陰獲麟自念當年筆報主誰知此  
日心萍梗東西根本在每飛魂夢到家林

題希陶詩卷

甲寅 二首

宗家子華名菊自號希陶翁有詩卷子華好讀

易亦好飲自註學易碎錄其志可嘉求題茲卷  
爲賦

典午鹿去不可尋靖節感慨何其深赤松終遂博浪  
擊孤竹肯改西山心百年事異有興廢曠代志同無  
古今希陶果解前人意述酒雄篇時一吟

其二

奕世宗家不乏賢衣冠猶見壁珠聯甘爲彭澤歸來  
後欲究庖犧未畫前酒熟但邀隣舍飲書成應付子  
孫傳思鄉遊子情何限安得相從濯澗泉



贈別趙省郎 乙卯

趙璧連城舉世知紫陽一見又分離莫辭遠客長征  
日正是男兒報主時山路春明花隱隱驛庭煙暖柳  
垂垂定知公館多詩興好寄雙魚慰所思

同休邑丞應叔原由屯溪泛舟至溪東贈別

時丞委運海船木 乙卯

屯溪渡頭春水生孫王山下滄波平斷雲過雨有底  
意落日青山無限情送別已知難作別舟程那敢緩  
王程江山勝處須題詠安得與君同眼明

遊觀崖亭圖 有序

爲石文舉長司題遊觀崖亭圖是亭杜休寧所  
創余去年嘗同杜公遊有詩

落日溪頭曾艤舟新亭俯瞰碧波流當時唱飲偶  
會此日題詩思舊遊天葆遠涵清鏡曉齊雲平接  
煙秋少陵醉後雄篇在幕府還能爲爾留

汪谷賓因李雪齋求余寫臨清樓圖併詩

野人未上臨清樓作圖題詩神預遊題詩不盡登臨  
興作圖謾寫凭欄秋水南鬟黛入簾小松蘿空翠當



窻流想像賦成終未穩安得乘輿來上頭

題菊堂 有序

戴榮仲以菊名堂因眷家程孟德求題以不知其爲人未之作也而孟德催促坐守因賦

菊堂詩債已年餘孟德重催始就書欲寄淵明籜下句未尋安道雪中居清香獨傲秋霜老棟宇猶涵夜月虛甲子千年誰解得爲題君卷倍躊躇

江節婦 并序

節婦孫氏友人江彥功之母也先子爲之傳翰

林諸公皆爲品題今歲彥功復求僕着語時孫氏已棄榮養而先子亦捐館矣傷今感昔爲賦  
蕭江節婦先君傳苦操雄文照亂離操定不隨天地  
改文傳空使古今悲平原渺渺春暉遠蘭樹依依麗  
日遲把卷欲題當日事嚴親又動九京思

夢別陳彥珍 并序

臘月十日夢陳彥珍判簿考滿而歸方樽酒談笑間復有長安之除促使已在門矣惻然別去  
夢中作此覺後急書之



握手相逢喜未闌又遮西日上長安江山千古形容空  
壯戈甲十年民已殘路遠誰憐行役苦情深自覺別  
離難下車早報平安信白髮高堂淚未乾

黔山汪孟和以其祖居棲碧樓作圖求賦爲題  
之時爲府吏

謫仙去我日已遠誰復結樓棲碧山韶華一逐流水  
去碧桃幾見春風還龍魚每懷鼻祖重騏驎肯放聞  
孫閒題詩不盡歸歎意安得與子窮躋攀

題自畫

樓觀橫空倚薜蘿千尋晴碧落滄波天連極浦歸帆  
小雲鎖重巖積翠多一壑已堪藏蠹籍百年只合老  
漁蓑扁舟草閣相看者應有臨風歎乃歌

題金山寺

庚申

袖拂塵埃到上方白雲深處自生涼金爐香細輕浮  
座貝葉陰濃靜轉廊十二樓臺餘寂寂三千世界杳  
茫茫流傳今古爭梯接獨有文公重感傷

題宣上人棲碧軒

謫仙不荅俗人問此是西來第一禪究竟本無文字



教品題猶有短長篇軒開淨几雲生座欄瞰清溪水  
漲川忽憶門前車馬事故知宣老卽青蓮

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馬  
何須問金粟如來是後身此李謫仙詩也大慧  
語錄云歸宗可宣禪師與郭功甫友善功甫時  
任星子尉宣寄書云且托生君家六年望君見  
顧功甫得書驚喜中夜見宣入內妻果有姪及  
生卽名宣老才週歲記問如昔逮三歲白雲端  
和尚過其家才見便呼師姪端云與和尚相別

幾年宣屈指云四半端云在甚處宣云白蓮座  
上喫油糍忽門外推車過端云門外甚麼聲宣  
作推車勢端云過後如何答曰平地一條溝云

題自畫榆溪清隱圖寄程國輔

庚申 二首

榆花飛處杏花開盡是高手自栽古寺晚鍾僧出  
定平林春雨鷺飛迴傳家幸有藏書屋報主慚無濟  
世才何日許辭金殿值杖藜莫訝客頻來

其二

初月梅花近水開滿林仙杏爲誰栽雨晴採藥穿雲



去風暖尋詩步月迴身近玉墀膺寵渥手調金鼎詫  
奇才鳳凰池上頻回首會見鵷班接踵來

陞春官侍郎遣篤郎歸寄陳姊夫德銘

乙丑二月

憶昔家居溪上村青山爲郭石爲門姻親賴有朱陳  
舊問學誰知道義尊君守園林承祖澤我縻廩祿荷  
天恩疎慵若有歸田日世學還須重討論

其二

自携琴劍別幽居魂夢無時遶故廬訪遠已知親  
重趨朝還念非才疎百年霜露遺先壟萬卷牙籤積

舊書歸到楓林煩護念時傳消息報何如

遭誣得罪賦此以見志

乙丑三月

二首

四十趨朝五十過典章事業歷研磨九重日月瞻依  
久一代文章制作多豈有黃金來暮夜祗慚白髮老  
風波歸魂不逐東流水直上長江訢汨羅

其二

自知廉潔可匡君豈料顛連更殞身七載儀刑多制  
作百年經史豈無聞人情洶洶何時定世事怱怱總  
莫伸萬死一生何足報盡將心事付蒼旻



五言絕句

契友汜口范平仲寫雲溪歸隱圖成題此

疊巘青螺擁閒雲白練舒林間數椽屋彷彿似吾廬

題畫馬手卷 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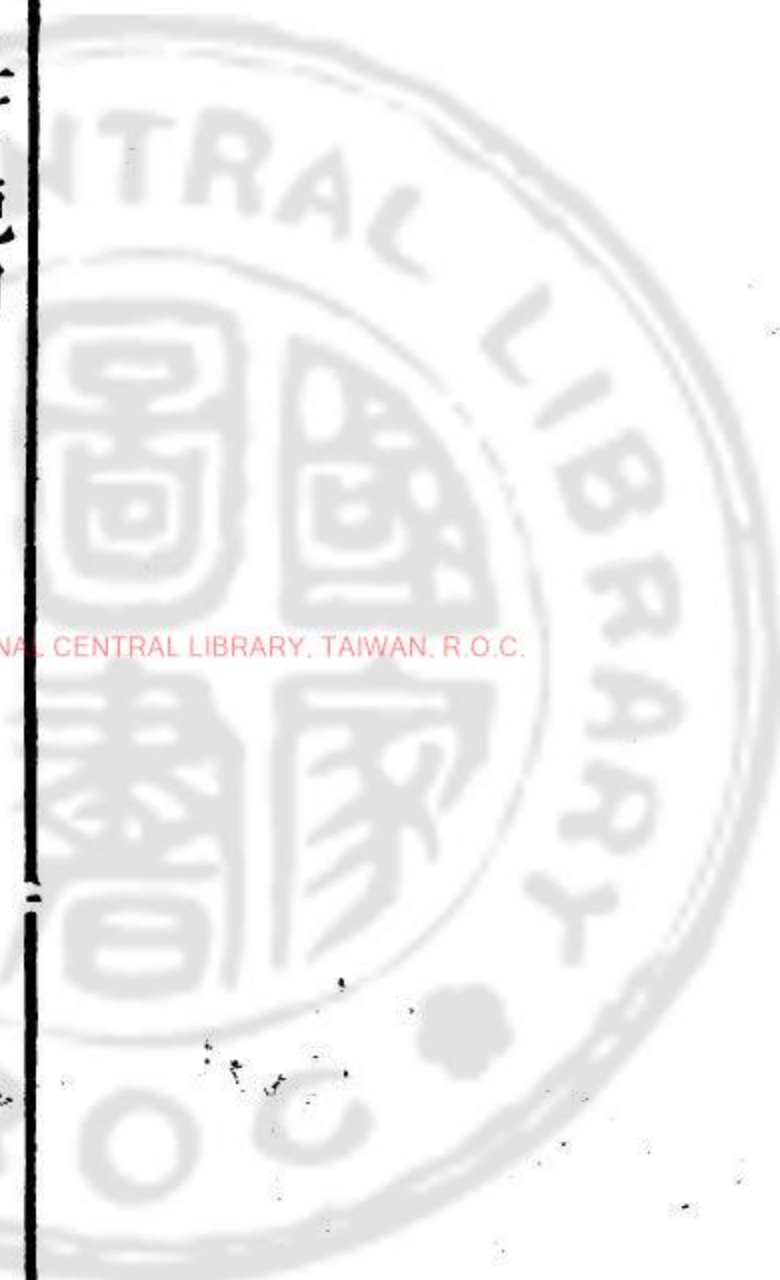
八駿去已久驂騑未易逢君看七十足若箇是真龍

其二

塞北平如砥沙場五月寒驂騑不受馭焉用置奚官

六言絕句

題琴趣軒卷 四首





身詩集 卷之二  
構屋已題琴趣寫懷更賴詩腸一操九臯鳴鶴仙風  
吹送天香

其二

箕子誰傳悲操汾亭空寄餘音獨有杏壇玄聖軋坤  
今古同心

其三

澆世漸離淳古九疑望斷重瞳寄語軒中高士爲誰  
彈作南風

其四

淨几爐煙書靜小齋花氣春酣莫作商聲秋調鶯啼  
三月江南

題浯溪清隱圖贈吳甥

山下半篙春水溪頭幾樹疎煙爲問故人閒處聽松  
應是高眠

題五城程均敬畫

雲散山連晴碧江空樹倚高秋天外歸舟何處山中  
十二層樓

七言絕句



小園栽菊

二絕

菊苗移向小園中好雨初晴土脉通不是陶潛耽野趣欲留晚節待秋風

其二

老菊叢根寄小盆也知春至長兒孫扶持已費栽培力長育全資雨露恩

卽事

二首

菊自離披蝶自愁道人無事懶悲秋多情昨夜三更雨洗出青山著屋頭

其二

結茅深住白雲窩人迹何如鳥迹多村塢月明聞犬吠定知山虎夜深過

畫扇

是處青山好結廬杜陵每愛野人居白雲不作蒼生雨長向林中伴讀書

題錢舜舉海棠白頭翁

驕起嬌紅映綠紗春風籬落一枝斜山禽自是頭元白莫向花間怨歲華



題宋太祖蹴毬圖

龍未興雲虎未風一包元氣聚英雄等閒蹴向陳橋  
驛百二山河舉步中

墨菊

三徑秋香不可無伊誰描得影模糊只愁醉倒陶彭  
澤故着當年阿舒扶

畫扇

癸卯

時余與董伯和同寓越與作此圖以寓思歸之  
意故題之如此

一棹滄浪煙霧深古松陰底自沉吟家山只在青山  
下重疊暮雲何處尋

宿江頭不了寺

分得禪房半榻眠譚空因悟靜中天隔窻一夜江頭  
雨忽憶春山好種田

訪祥雲谷首座不遇

荷鋤欲訪祥雲谷雲出天涯晝寂寥擬念過從知姓  
字秋深何處有芭蕉

遣人歸寄

三首



年餘始報平安信萬緒千端下筆難但得雙親頭健  
在不須流淚倚欄杆

其二

甲辰之冬十月望行客此時應到家想得雙親淹淚  
眼問兒何事在天涯

其三

兩字平安報細君勲名未了百年身但令貞潔如圓  
月不用春閨夢遠人

至赤岸

千里奔馳志未灰小舟又唱楚歌回舉頭遙見六和  
塔無數青山隔岸來

題畫扇錢葉省郎越中行

二首

三月錢塘春漸濃老松長吼海門風故人一別知何  
處天外青山是越中

其二

清明時節雨霏霏客子新裁白紵衣日日江頭問消  
息洗天風雨幾時歸

題畫

四首



溪上青雲好結居  
午陰不用廢蒲葵  
松風吹醒江湖夢  
猶道潮聲撼草廬

其二

老樹亭間翠影疎  
遠山煙外淡模糊  
扶筇爲問清溪水  
還向長江作浪無

其三

林臯獨立誰家翁  
悵望天際來秋風  
暮煙未收遠山淡  
海潮初落滄江空

其四

老松屈盤倚亭樹  
靈物那無鬼神護  
只愁一夜風雨來  
化作神龍擘崖去

除夜有感

甲辰 二首

椒盤明早頌椒花  
又是新年華歲華  
卻憶去年當此夜  
吳江霜落夢歸家

其二

大地久嗟風土異  
昊天終見歲時同  
來朝擬上南山壽  
安得封詞付曉風

雪霽



曉分梅影天花白  
夜引蟾光玉色明  
卧對軒窗迷近  
遠忽聞鼓柁剡舟行

題自寫山水

岸上青山山下雲  
孤舟潮落繫江濱  
却看江上風濤  
險何似林間自在身

花朝登砂子嶺

山上白雲山下溪  
雨餘石磴淨無泥  
幽禽不管興亡  
事盡日林間自在啼

睡起偶書

八面檣窻八面開  
畫屏窻外綠於苔  
竹床藤枕涼如水  
睡熟不知山雨來

泛舟嚴陵

巳酉 四首

江水環山觸處開  
長歌輕撥浪花回  
舟行轉盡疑無  
地又擁雲山一簇來

其二

雨聲徹曉收不住  
船頭水高二尺強  
只須多買威平  
酒中流擊楫歌滄浪

其三



千灘水沒浪花浮鼓枻乘濤喜順流兩岸青山看不  
盡扁舟五日到嚴州

其四

來時水沒千灘平歸去水落石崢嶸却看岸痕思前  
日舟在垂楊樹巔行

閒閒道士求題息齋竹

楚山脩竹不可致誰寫秋風筆底開疑是道人吹紫  
竹月明引得鳳凰來

小景

短筇茅舍是誰家樓隱松篁石逕斜記得繫船溪上  
日暮山重疊鎖煙霞

簫

紫管何年玉刻成宮商隨指自分明夜深喚起洞霄  
月十二綵鸞天上鳴

楊妃上馬圖

錦鞦銀鞍映綺羅開元猶是舊山河海棠春暖嬌無  
力寫向生綃恨轉多

白描湘妃圖



苦竹嶺頭啼鷓鴣  
瀟湘江上是蒼梧  
月明猶記當年夢  
仙袂翩翩淡欲無

楓林牧隱圖爲吳子

松蘿遠削青芙蓉  
笛聲又起秋原風  
牧客醉歸牛飲澗  
黃華滿地霜楓紅

雲溪歸隱圖

并序

洪武壬戌范平仲以事之京持圖求補前序爲題絕句於圖上以見意爲後會張本云

雲溪歸隱終成隱  
客館裁詩未是詩  
待到柴門重掃

日是余文債欲償時

春江送別圖贈吳伯成省郎使回

乙卯二首

三月江南煙雨晴  
杜若草沒滄江平  
輕舟短棹又相別  
花落烏啼難爲情

其二

王程豈計路遠近  
山色自與帆相迎  
想得皇華歸使日日邊  
遙拜五雲明

墨菊寄方山程德明

方山處士別我久  
每挹高風晚節香  
賴此鴛鴦路三尺



雪寄君日日作重陽

寫墨菊寄陳彥珍

挑燈乘興寫秋芳寄與幽人晚節香栗里尚遺三徑  
在何時同子醉重陽

題自畫寄陳親

柴門舊日經遊駐留得風煙在故居爲問槃中陳處  
士溪山清興近何如

戲問龍筆架

古貌人傳漢祖顏全無變化似庸孱如何千載風雲

志俛首低回筆硯間

答

頑軀豈望風雲會素質長懷鐵石堅待到文明開聖  
治負圖也學出河邊

題畫

紫陌紅塵沒馬頭人來人去幾時休誰家有酒身無  
事長對青山不下樓

錢塘歌

錢塘兒女面如雪錢塘兒女脚如鐵販鮮海上不歸



來夜夜吹蕭望明月

竹枝詞

十八首

錢塘兒女不學針月明窻下理胡琴逢人但道新番  
曲不識春愁海樣深

十八嫁郎眉未開郎輕離別重求財扁舟一逐江潮  
去日日潮來郎未來

郎去從征不見來門前小徑已生苔願得海門高萬  
丈倒流江水送郎回

郎在湖東儂在西臨鸞愁盡遠山眉梅花月冷珊瑚

枕半夜夢郎郎不知

湖上兒女宮樣粧小舟蕩漾菱荷香逢人便唱相思  
曲不道儂家有阿郎

郎去從軍二十年花開花落任春妍門前有箇垂楊  
樹不着遊人繫畫船

十五十六月正圓樓頭買卜問青天月如照到吳江  
水郎在吳江第幾船

儂家住在湧金門青見高峯白見雲嶺上已無丞相  
宅湖邊猶有岳王墳



葛嶺東頭是相門當年甲第入青雲樓船東入裏湖  
去何曾望見岳王墳

郎心恰似江上蓬昨日南風今北風妾心恰似七寶  
塔南高峯對北高峯

勸郎莫上南高峯勸郎莫上北高峯南高峯雲北峯  
雨雲雨相隨愁殺儂

芙蓉葉底雙鴛鴦飛來飛去在橫塘人生多少不如  
意水遠山長難見郎

阿儂隨郎上釣舟郎作釣絲儂作釣鈎鈎絲無鈎隨風  
傷鈎鈎無絲隨水流

湖草青青湖水深畫船撐出斷橋陰畫船無柁是郎  
性斷橋有柱是儂心

茜紅裙子縷金紗多在湖船少在家黃衣年少不相  
識白日敲門來索茶

阿儂家住第三橋白粉墻低翠竹高春光一日老一  
日怕見花間飛伯勞

望郎一朝又一朝蕭郎信似浙江潮錢塘潮信有時  
失臂上守官無日銷



小姑擬郎去不歸爲郎打瓦復鑽龜青山尚有飛來  
日豈有人無相見時





覆瓿集卷之四

紫陽山樵朱同著

晞陽居士范涑校

裔孫

時新閱輯

時芳叅閱

序

重編新安志序

洪武九年春有 旨令各府州縣纂輯圖志知徽州府事臣張孟善復闕同知徽州府事臣金石提督之於是期集儒宿撫採庶務而命布衣臣朱同類輯成編同竊伏自惟郡縣之有志猶歷代之有史也山川



人物之繁夥制度典章之錯綜因革之故古今之變靡不具焉是故不可以易言之也況比年以來干戈底定所在版籍百不一存今乃搜求摺拾於焦土灰劫之後而欲盡夫典故記錄之詳其亦難矣而新安則自宋之南渡郡人羅願博考遺書網羅衆說輯成一書巨細兼該綱目備舉其學問之博探索之勤固有非他作者所能企及後六十年四明劉炳守郡日俾教授李以申續之又八十年至元之延祐郡守朱濟又俾郡人洪焱祖以再續焉是三書者幸猶不泯

而他如梁蕭幾王篤之記唐之圖經宋太平興國之廣記祥符之書以至姚源之廣錄則已不可得而見矣然而三志之續作者非一是以體制大綱雖以祖述羅願而紀錄之法重復駁雜不無有焉今又續之則成四書首尾一事而繙閱檢討已不勝其煩蓋必變而通之提綱舉目錯綜比事芟繁摭逸旁搜摠核合為一編然後可以為不刊之典成一代之言斯豈陋學淺識所能纂定固辭不獲於是黽勉奉命條疏總會四閱弦望始克成書深媿編次倉皇不無挂漏



而疏抵剔抉補缺正訛則有望於當代大人君子云  
洪武十年丁巳冬十有二月既望新安布衣臣朱同  
謹序

送副使丁士温赴召詩序

詩之為教與政通夫言之精者為文文之精者為詩  
甚矣詩之未易言也明良喜起之歌由來遠矣古之  
聖人以法制禁令不足以止人之邪心也是以二南  
之詩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用之鄉人邦國使夫人之  
感發興起於歌詠之間滌蕩消融涵泳洞徹而不自

知其遷善遠罪此上之所資以為教者然也下而至  
於閭巷小人女子亦莫不有作焉雖未必當於理而  
發於情之天有不能自己者其文理音節之高下有  
闕風化之盛衰是以天子巡狩則命太師陳詩以觀  
民風昔吳季子觀周樂而知諸國為政之得失雖其  
聰明絕識有過人者而要之音韻節奏有不純在文  
字之間是以聲入心通若是其神妙而非後世之所  
能及也後之為政既不能如三代則其詩亦與之俱  
下然時有治忽政有污隆則詩亦不能不隨之升降



其亦囿於氣化之中而不自知其然耶間有傑然而  
出者唐之陳子昂李白杜甫輩其冠也然數子者豈  
獨長於詩哉有其才而未盡用於世於是發而為詩  
向使推其蘊以庸於時則其政事之美必有絕出人  
者後之學者徒知步驟其句讀而不知所以為高者  
有不在乎句讀之間是以學之愈工而愈不能及也  
歟吳郡丁君士溫官於歙者二年矣僕以僻處山野  
未得時見以奉高論而間見其詩清麗溫和發於性  
情之正知其得於詩之本旨非徒善學數子而已則

其知教化之原悟政通之道而佐 聖朝之至治以  
鳴國家之盛者不有望於斯人歟士溫以奉省部之  
召戒道有日郡之士友祖以餞之而求文以為贈僕  
是以發詩之遺義而道其欣慕期待者為之序

杜君游觀圖序

柳柳州謂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  
平夷然後理達而事成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  
是以邑之有遊觀者實為政之一助也休陽居徽萬  
山間而平行縈迴秀拔間出清粹奇麗而無麤雄角



力戰鬪之勢是以其俗儒而淳其民文而秀號稱易  
治兵興以來勝負相尋居民逃散城郭丘墟官乎是  
邑者催徵奔走以供奉之不暇而往昔遊觀勝景率  
泯沒摧頽於荒煙野草而不可復識洪武四年會稽  
杜侯貫道以儒士擢宰是邑侯日躬庶務踈通剔抉  
時雨旣霽東作方興則杖履郊遊撫摩勸勞與文士  
耆舊探松蘿之幽谷陟顏公之高巔構亭斷石之厓  
振衣齊雲之上以發慮怡神訪蹤稽古詢民俗講治  
道而向之泯沒摧頽者莫不洗塵顏挺竒骨獻靈呈

異於几杖間以通神思而聳視聽是以其臨事也知  
之悉而見之明舉措適宜增損得所事繁而民不怨  
政平而下樂趨柳柳州之言於是益信侯今秩滿而  
朝 京師其邑民某等命繪士吳芸軒寫其平昔勸  
勞遊觀之勝槩為圖求余序其去思之情以紀之余  
謂醒心豐樂醉翁之亭黃溪西山鈇鉞潭袁家壩之  
記昔賢為政游觀之勝發前人所未發者固未嘗不  
同而亦未始能同也歐陽公當宋之隆平是以唯宣  
上德化與民同其樂子厚則娛情山水以忘其故都



而消其抑鬱若吾杜侯則撫字之情不能勝賦役之重樂民之樂與歐公之時固有間矣且以強仕之年始於百里之寄方將盡蘊奧展經綸於時寧有柳柳州之懷哉越州名都公所產也竒山秀水於是焉萃登高丘望遠海上會稽探禹穴以大其視聽廣其心胸而助其文章政事者不為少矣而邑民之為此者豈非以紀公行政施惠之時勸勞游勸之所異異目登朝堂之要而猶覽是圖以毋忘其發軔之初者耶是為序

黃山圖詩序贈歙縣尹皇甫遵道

周官職方氏辨九州之國必首之以山鎮泰山巖巖形於詩人之歌頌其來尚矣豈非以毓靈鍾秀興雲雨產庶物澤被一方為斯人之所仰者歟黃山居歙之西北百二十有八里東南近歙西南界於休陽其西北則蔽於寧國之太平縣山之高千伯二十有八仞其峯三十有六水之源如峯之數合流為溪者二十有四洞之數半乎溪巖視洞而少其四靈異之迹殆不可勝紀此黃山之天觀也每雲霧晦冥則百怪



沸騰雷雨仕下秋高氣清竒峯倚空神光射日磊落  
嶄巖崢嶸壁立如武士千羣快劍長戟森羅天表迨  
夫絕澗壑捫藤蘿綠青壁而陟天都之高嶺以望遠  
海則東俯滄溟西連華嶽南窮百越北接幽都蝸羣  
蟻垤際乎四空宇宙混茫益乎一氣身超物表神遊  
太初下視萬彙之起滅者真醢鷄之在甕也且其靈  
芝仙草藥餌丹砂可以却老駐齡驅邪起疾惠周乎  
萬物利通乎大都是以方外之士多於是焉萃而官  
遊乎是邦者未嘗不壯觀焉平陽皇甫君遵道宰是

邑三年矣時民困於徭役已久公方奔走撫摩日躬  
庶務是山以地遠而僻非有公事未得縱覽常以為  
歟今且政成而朝 京師同郡休陽士友繪是圖裒  
詩贈別而求文以叙其首僕以謂斯山之勝萬變而  
不窮雖殫筆力以摹之誠退之所謂挂一而漏萬者  
也豈區區丹青所能彷彿哉公以儒擢是賤嚴於律  
已壁立萬仞人不敢干以私其自樹立如此其臨政  
也不立異不要名而誠意之孚惠澤之被愈久而愈  
深交接士友謙和如不勝引進後學獎勵如不及其



育才成人之美又如此則公之有慕於此山也實所謂仁者之樂豈徒為觀游之具而邑民之倚賴於公也亦豈有異於是山之瞻仰哉今以淺近之言而形容公之德政又豈非以丹青末技而臨摹黃山之巨鎮也哉雖然僕之於公辱知最深不可以不能辭也乃書之以為序

送歙尹皇甫遵道考滿序

昔先王之任官也必首之以德行九德之分舉陶之所以謨明弼諧未聞取其才而遺其德者也夫豈不

知才之可以集事哉徒以取備用於一時孰若扶綱常於千古是以終不能以此而易彼也世教日衰功利智力之說興以為德之美不足以盡經綸之用於是始有量才之任焉下而至魏無知之儔白面書生之譏東之高閣之謂又下而至於雞鳴狗盜之輩一切以取快於一時不暇復為教道人心經久之慮矣聖天子以神武一海內始盡取諸儒以任牧民之職時平陽皇甫遵道擢宰薇之歙縣公之為治也嚴以律已恕以待物不飾外以誑人不欺中以利己而誠



意之乎惠澤之被於人者愈久而愈深是以軍國之  
需不能不取於民而民未嘗以為病也鞭朴之威不  
能不加於民而民未嘗以為厲也夫豈無故哉今公  
秩滿而朝 京師郡之士友惜其別而索贈言於僕  
僕故首發德行之說為斯人告或疑之曰聖人之理  
天下猶梓人之構大廈也材之大小高下各適其用  
而後備焉今子之言毋乃守一偏之見而悖於時乎  
僕曰不然雲臺之功非無其人也而卓茂是求誠以  
植立人心維持世教有非一材一藝之所能集也

聖朝所以用儒之至意其不在茲乎司馬君實有言  
才德兼全謂之聖人才德俱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  
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噫愚固無庸於世矣聖人  
吾不得而見之矣與其得小人孰若得君子若公者  
其庶幾乎君子者歟此非僕之私言士民之公議也  
是用直述其說以為序

送休寧縣尹杜贊道秩滿序

會稽杜侯贊道宰休陽之三年秩滿朝 京有日徽  
郡士夫及僚佐交從惜其別者咸有言以贈邑民李



某亦請文於余曰某也庸孱無似兵燹以來室廬敝  
於隳突體力憊於奔馳而靡所底止者二十年於茲  
矣侯之至也駭民力以任役政平而事舉如某者始  
得以少蘇焉孟氏所謂猶解倒懸者果身親見之侯  
且行矣寇恂之借既不能達之於上則述其德政以  
道其去思而宣其煙鬱者肯為某一言乎余哂之曰  
子之意則誠善矣侯之為政也為公家也為私人也  
豈徒厚於子而其去也固將展其才大其用而登姓  
名於太史氏矣亦豈有待乎子之文哉曰不然軍國

所需於民者固不少矣然物有定數限有程期驗其  
稅而均輸之寬其期嚴其罰夫人得而集之也唯力  
役之征或不容溥及於民者必專有所委而後可於  
是點差之政興焉之役也官無定法則吏緣為奸事  
之輕重或相什伯而家之肥瘠齒之登耗才之高下  
萬有不齊擇其力以任事者少有不當則家破而事  
不集下疲而上不知斯人之弊於此者相藉矣侯之  
治邑也以是為政之先務周知乎閭里之情偽洞徹  
乎物力之厚薄人才之高下責任之重輕豈不各當



其可合人情宜土俗是以民不至困而官事以成某之所以得少息肩者以斯政之善也侯豈徒厚於某哉甘棠之詠見於召南駟騶之歌形於漢室皆發於情之不能自己者之二公者亦寧有待於人言乎哉余聞而喜繼而嘆曰是非邪正之公天理民彝之著孰謂今人不如古乎古之為政也世其土子其民巨細周知奸偽無遁故百年必世之期有所責望後之守令視其地猶傳舍情未孚俗未諳而瓜期已至求其俗美化成難矣孰有精明洞察處官如家如吾杜

侯者乎以侯之才假之以歲月則其所就又豈止於是而已乎管仲奪伯氏駢邑三伯而無怨非私怒也姚荊氏受代民吏泣擁馬首不使去者非私恩也陽城為刺史判官不敢按者處官如家也子賤彈琴而單父治者得任人之術也夫開誠布公處官如家人而不全任乎法者為政之要道也侯之行政施惠自視為所當然耳而民之不能自己不知其所以然者斯非人心天理感應之機之極天罔墜者耶於李某之請見侯之為政不可以莫之書也遂錄其說



以為序

又代休丞應叔原作

學者將以行之也古之君子幼而學至四十而始仕其所以為學之道即其所以治民之法未始有二途也後之學者方其為學則拘乎詞章記誦之習及其出仕則理乎簿書期會之規所學所行判然二道於是學而後入政之說遂視為虛語矣嗚呼學之與行豈誠有二致哉必也真有傑出之才推其所學措之臨民政事然後知古今之時雖殊而聖賢維持萬世

之道未始有異也洪武四年掄材之選盡取諸儒海內多士旁搜殆盡於是會稽杜君貫道初宰徽之休寧越五月而僕亦丞斯邑時識者以僕不閑吏事而膺業艱難之政上既為聖朝求治得人之累下且為政事倉皇失措之憂而僕亦深懼未有實學以副責任之重既至則杜君理庶務均徭役僚佐同兄弟之義庶民盡撫字之誠處官如家知無不舉雖以僕之不敏亦得承風宣化用底於有成焉則君之傑出於常人者不既多矣乎君今秩滿而朝於京師



祖道有日掌銓衡之任者考殿最必有知人之鑑登  
樞要以盡所蘊固不待於人言矣而僕之不能默默  
者蓋上為朝廷得人之賀下為多士山類之光且  
知幼學壯行初無二道傑出之才古今一致使如某  
者亦得以分光借潤於下風也於是乎言

題邵思宜瓜圃鋤雲圖序

青門生自號以瓜圃鋤雲求紫陽山樵圖而序之者  
屢矣因詰之曰東陵侯固君家事始仕而終隱者也  
今子方處庠序有英才將期以有為而遽為是舉耶

曰否又詰之曰樊遲學圃夫子非之子學聖人之學  
者也而乃是之好豈非背馳夫道者耶曰否又詰之  
曰灌園之論固異端憤世疾邪有激而發者不足以  
訓況畫所以適其情之所樂文所以道其志之所存  
子之所樂者情耶情固不可縱也將以道其志乎志  
亦未易言其嚮也試有以語我乎青門生乃莞爾而  
笑曰是非爾所知也是非爾所知也子獨不讀夫詩  
乎瓜瓞嗶嗶者后稷肇基之原也綿綿瓜瓞者古公  
來岐之始也耕鋤種植其培之也深耕灌扶持其達



之也遠則其忠厚而仁及草木者夫豈一日之故哉  
業其業誦其詩而思其人以感發乎千載之下不知  
身之在唐虞之時歟在商周之時歟紫陽山樵聞之  
喜曰士固有曠百世而相感者其青門生之謂乎乃  
為之圖而記其問答之語於上洪武十年日南至前  
十日朱同書

再行分韻詩序

皇帝有天下之四年有 旨盡取羣儒以選任之四  
方多士雲集輻輳微之先在是行者十人維時舟次

南陵之毛家浦蘆葦風生東溟月出並舸中流傳觴  
倡和共嘆人生出處之難而聚會之不易也於是  
以杜工部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之句分韻賦詩以  
紀之且以寓夫箴規之意而令僕序其首僕以為唐  
虞三代之隆處君師之位以政教臨民者皆真儒也  
心法之傳教養之道政刑之具載在方冊世變日下  
風氣日漓於是政教判為三途君人者有崇儒之美  
名而未得真儒之實用為儒者窮經皓首而未得盡  
行其道於時下於是者或拘古今異宜而不適於用



或學非所守而反悖於經先王經世之大法幾乎息矣今

天子以神聖英武之資龍飛江左掃蕩羣雄不數年而天下定於一乃罷黜百家一用純儒豈非世道之將隆斯文之大幸而為儒者所宜致思乎夫學貫天人功被萬世文足以經邦武足以撥亂者真儒之學也學有淺深而不可以強齊者也守寒素之舊而無驕奢之習知廉恥之義而無汙下之為不立異以要名不屈道而求合行止去就一盡乎在我而無一毫

利害計較之私者真儒之守也守則吾儒之所當全者也况新安考亭夫子桑梓之邦道德性命之學禮義廉恥之行漸磨既久幼而學壯而行今也遭 聖明之世沾教養之澤當盡蘊奧以濟時守節以律已而無負乎

聖天子用儒之意則豈徒斯文之幸而已僕也不孝罪重父喪未期母疾未愈而衰經以隨諸公後斯網常之重政教所先必當得請而歸者是以不復辭而致其學守以為諸公別且將跋足林下以俟所謂好



消息者為吾邦斯文之慶幸也公其尚有取於愚言乎同是行者婺源四人胡原昉江道全江道原胡德耕休陽五人余子韶朱曰可汪銘德汪德懋江彦名余歙人朱同也是為序

送鄭居貞之鞏昌序

鄭君居貞與余俱為新安人余差長一歲自幼趨庭時聞其先府君樗庵翁名播縉紳間於居貞未識也洪武十有一年樗庵翁致政歸田余因獲接言論侍教誨於杖履山水間翁渾厚謙恭凡所以引進後學

者惟恐後且聞居貞好古博雅問學孜孜不怠時居貞奉母喪居閩中獨恨未之見也俄而余以有司貢至京師而居貞亦以賢良舉會於天官溫乎其貌之恭也粹乎其言之冲也詩書家學之淵鄉情道誼之契吳季子之於鄭子產柳宗元之於薛存義不是過也居無何余以典教郡庠歸居貞亦以母喪未終還閩中明年樗庵翁以疾終於家越四月而居貞奔喪至雖哀毀倉皇間以事至郡城必會會必留宿論事物析文理切磨辨難若河決東注疊疊至內夜不



休然後知其非惟學之美且以見其守之篤而才之  
瞻誠非餘子之所可企及也冬十月居貞既克襄事  
還三山又明年冬余以菲才忝佐天官越一歲而居  
貞亦至通判陝西之鞏昌矣夫居貞之於余也居焉  
而邑里同心焉而道義同家焉而世學同仕焉而出  
處同然則雖不同焉者其寡矣乎今居貞行有日徵  
言於余余可以無言乎哉士之生於世也出處之大  
節有二忠與孝之謂也必能全之而後為成德之士  
列於君子之林矣然二者實相資以成故昔人謂事

君不忠為非孝而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故孝而思  
竭其忠則必能立身而揚名其為孝也大矣忠而思  
盡其孝則必能脩身而謹行其為忠也全矣余與居  
貞之未出也其事君之大節為政之先務所謂如或  
知爾者講之非不明計之非不熟在今日俱所當勉  
者然而家世積累之勤詩書付托之重繼述之未遂  
問學之未成松楸桑梓之懷臨深履薄之戒其可不  
思所以盡其孝而全其忠者乎余與居貞為通家子  
弟其鄉土契誼之隆有非他人所可倫故於臨別之



贈道其所以同於始而冀其所以同於終者為君子  
告馬洪武十有四年八月既望紫陽山人朱同書

贈地理汪煥章序

先子存日於經籍註述之暇多留心於俯察每風日  
佳好必策杖縱覽乎山川之勝以為葬書雖非聖人  
立教之道亦造化之奇妙格物君子所不可不究者  
也矧地之是非闕乎體鬼之安否為人子所以仁其  
親者不容不致意焉非特為後裔謀富貴也然自楊  
筠松既沒是術裂於閩越判而不合者三百餘年於

茲派別支分互相矛盾其為人之禍反有不可勝言  
者孰有翫山川之情探造化之本優游厭飫融會貫  
通以濟人為心繼斯業而利斯世者乎一日歸自外  
喜曰頃遊休邑之由山塘觀汪煥章自葬其先隴而  
知其必有得於是術矣向所謂繼斯業而利斯世者  
其在斯人乎無何煥章來請見偕先子省家林而余  
以疾弗克上下其論議於山水間今春煥章又至而  
先子已捐館矣追思往昔摧裂肝腸欲叩其歸九京  
不作又知煥章身甘淡泊心慕佛乘與世俗挾是術



以誑人而利一己者相萬萬益思先子知人之明於  
是杖屨登臨言契意合將別索贈言於余余以適丁  
家禍百感薰心志慮荒迷豈有意於文辭者然得過  
庭之遺訓固不可不為煥章告也大塊分而兩儀立  
氣化之流行形質之布列俱不離乎五行也五行又  
不離乎陰陽天之三光其輕清者也地之岳瀆其重  
濁者也然地囿乎天中寒暑晝夜之辨萬物生成之  
故而所以成造化者皆由乎日是以因其行之所至  
而時日方位立焉探造化之原者不可不深究也山

川之流峙起伏向背高下形體也而有性情焉求其  
情之所聚氣之所鍾舍形體何以哉是尤不可不深  
究者也斯說也二途而一致均於五行而已矣五行  
又一陰陽而已矣真是之歸無不脗合此先子有得  
乎窮理之妙而悟夫筠松以前未判之術者煥章誠  
能精求默玩用力之久自當有得則先子之所以有  
望於煥章者殆不虛負而斯世之賴於子者詎可量  
哉是用書以為贈言且以告夫求是術者里人朱同  
書









覆瓿集卷之五

紫陽山樵朱同著

晞陽居士范涑校

裔孫

時新開輯

時芳參閱

記

聽泉樓記

石門爲歙南之奇觀其山之高而雄者則有方吳危  
峰嵯峨突兀出其上峻而奇者則有寶金峰砂子嶺  
森羅環列立其旁其水之出也則羣峰攢立擁蔽周  
迴百折繞其後其中則平原曠野阡陌縱橫煙樹桑

川





麻鬱然而青盎然而春不知有山之高原之深也陳氏世居焉以樓名者曰此山曰環翠曰先月曰臨清其他齋閣池亭不可歷舉伯仁陳君又構小樓於大坑上有年矣而未有名之者柔兆敦牂之歲延其從子彥珍課童蒙於其上因遣其子耘夫求名於余余七年前嘗宿是樓展卷披吟終宵不寐聽夫泉之過樓下者其聲泠泠歷歷鏘鏘琅琅如羽衣仙客環佩丁東深有可樂焉者於是名之曰聽泉在易之蒙彖辭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象傳之辭曰山下出泉

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山腹之下初出之泉清瑩香潔不汙不滑有類乎童蒙之本心艮少男也故曰童蒙又坎爲耳耳者聽之司也然則伯仁以斯樓課童蒙而余以是名之得無意乎夫泉之出於山也蔚然雲根罅然石隙泓乎其出於中涓涓滴滴不息不竭激於石也則金石其聲匯於坎也則圭璧其形津津源源以達於江海之茫洋浩蕩而人不能窺其涯際者此泉之本也聽者於此有契焉則有以知夫此心之靈虛明洞徹靜則主於敬以養育其所得動則勇於



義以果敢其所行孳孳不息以至德被生民功加後世者卽此童蒙之心而非有傲於外也雖然不可以槩論也迨夫春霖驟至羣潦畢集則斯水也自高而注勢如建瓴西射東衝而束於兩岸之隘不得逞其欲於是滂沱激怒聲如奔雷咫尺之間驚心駭目若是者乃溝渠之暴漲雨後之洪流而非泉之本然者也善聽者於斯必有所擇矣旣以名樓遂書而記之

石門讀書圖記

闕逢執徐之歲端木孝友孝思侍其尊人以善公官

於新安受業於先子以怡怡之情兼切偲之道資敏而志堅學勤而行篤方將交相贊勉而期其底於有成也俄而先子歲受朝命往來在道繼而入翰林知制誥不得卒其講授之業於家而孝友孝思亦且從其尊人之官江右矣屠維作噩先子始得請而歸明年以疾終於正寢又明年僕不能辭郡邑之貢斬焉衰絰而來京師獲會其尊人於朝餘而訪孝友於書室慰問惻怛之誠琢磨懇到之意溢乎言表於是見其志愈堅行彌篤而誠無負乎師友期待



之意也居無何僕得終喪之請歸且有日孝友別於客邸謂僕曰頃自侍親江右繼居浙右於今七載雖道里悠遠音問濶疎然教誨諄勤言猶在耳石門書樓環山帶水講授之所几案之間未嘗不日接於目而存諸心然猶慮夫不克卒業以墜家聲而負先師遺訓是懼子能爲某圖而記之俾日見而猛省焉是亦庶乎爲學之一助歟僕於文固所不能而於畫尤非素習加以哀感熏心奔馳少暇豈有心乎筆硯者然義不得辭因其長兄孝芳訪僕林下而書以寄焉

夫學者窮理致知以爲脩己治人之本也天地萬物之理具乎性分苟非學以究之亦何由周知其說以爲力行之地哉故旣博學於文矣必約之於踐履之實焉非徒操觚弄筆抽黃對白而已也子之尊人以其問學文章措諸行事踐履端方歷練周悉遐邇咸知於過庭之際講之明而守之素矣又何待於他人言乎昔子貢以文辭稱夫子教以一貫之道及其方人則自以爲不暇斯言也先聖之遺訓而子之家學也敢舉是說以爲贈孝芳以其二弟脩習之勤而尊



人居官屢乏也不暇問學而往來經紀其家斯誠得  
爲學之本云

### 休寧縣重建鼓樓記

會稽杜君貫道宰休陽之明年政平廢舉民旣悅服  
廼卽其故址重建鼓樓於官署前其邑民某等具述  
公重創之故與夫經營施設之方徵文刻石以告未  
久僕嘗稽之周官挈壺氏軍事縣壺以叙橐則司馬  
掌之鼓人軍旅夜鼓鼙則司徒掌之二者俱施之軍  
旅者也至司寤氏掌夜時禦晨行禁宵行夜遊而屬

之司寇是則王城之官急者當時侯國亦必有是而  
後世凡城若邑必有壺漏之水五夜之鼓樓於署前  
以總之者蓋本是職復兼二者而有之歟夫明時聽  
政禁暴禦奸一視聽齊衆庶者王政之先務也重黎  
分司羲和分職聖人所以順天時授人事不爲不重  
矣後世乃視爲不急之察亦獨何哉此公所以構樓  
之意也楹之數若干高若干延若干袤若干因故址  
仍舊制不華飭以美觀不因循以就圯此公構斯樓  
之宏規也考民之趨事而等其殿最明約束罰怠頑



以供瓦木百工之費不動編民不糜國用政舉而勸懲立樓成而民不知一舉而兩得焉此又公設施經營之有道也左游仙右靈鳥松蘿拱其北顏公峙其南前乎此未嘗見也今始奮峻起伏吞吐雲煙圍平野接霄漢若將環繞峙立以聽命於斯樓者闐闐之集蜂房蟻陣凭欄一覽萬狀呈露此樓成之勝槩也斯樓也固足以見公爲政之大端矣彼食焉而怠若事吏胥之弊不革貧富之役不均一有所徵事未集而民已病視公之事寧不忸怩於中乎斯樓之毀者

屢矣歲乙酉前朝吳典居子華來宰是邑遂鼎新之不幾載而復毀至今始遇公焉二公俱浙產也斯樓之遭豈偶然也耶昔子游宰武城以得澹臺滅明爲喜僕於是邑爲桑梓之鄉於公固所敬慕然竊取昔人遺義非公事未嘗一見又公善政之施民有頌聲上有大比亦非僕固陋所能悉書第此一舉亦足見公知爲政之先務得設施之良法且因邑民之請不可以莫之記也於是乎書

練溪閒居記



中菴余公信卿承世胄之貴秉鈞要之權亦既有年  
洪武六年以老得請奉 旨居新安新安練溪大源  
卽楊之水也出績溪縣大尖山澎湃湍激曲折東流  
繞郡城西會四水南流以入新安江郡城之立跨山  
依水以爲固公之居在城之西偏南面水陰之山曰  
陽城唐方外許宣平隱所也遠望喬松數本在山巔  
之凹遺址存焉重崗疊嶂枝聯秀拔踴躍後先以列  
乎前古寺樓觀林陰塔影嵐光翠靄入戶侵簷不知  
有城郭之隔市廛之囂也公平居無事則圖書在几

披吟抽繹以養性情而消永日客至則整冠對坐談  
今古論人物道典故鏘金戛玉足以廣見聞聳觀聽  
令人傾耳不倦每風日佳好則幅巾野服杖履逍遙  
與二三友士俯練溪之清流登水西之梵刹探城陽  
故址以求方外之遺蹤陟紫陽高巔以訪考亭之餘  
蘊或據怪石或坐長林唱和吟嘯日暮忘返人遠而  
望之但見其形超典逸若寫神仙於圖畫而其中所  
存之灑然者固不得而知之也僕間嘗造其居公輒  
接納談笑或置酒雖不自嗜飲而酬酢不厭其寬和



接物類如此殆忘軒冕之貴而尚道義之高者歟時  
劉時中素慕公高風因令邑士邵某圖其閒居之趣  
與文士歌咏之而公又俾僕記其槩僕惟襄陽公舊  
鎮也峴山高陽池昔人遊觀之勝豈特倍蓰於練溪  
而公獨眷戀於是者何哉蓋襄陽形勢之地英雄之  
所必爭是以南北有事則往往爲名藩重鎮實扼巴  
蜀之門戶控江漢之領袖而規中原之咽喉也昔關  
公乘勝據有之而孟德幾欲遷避羊祜卧鼓不戰而吳  
人已爲寒心此豪傑之士割據覬覦之雄圖騷人墨

客感今懷古之壯觀而非端居嘉遯之所也徽之爲  
郡介乎萬山僻在一隅豪傑之所不屑而山秀水環  
泉清石潔足以清心娛目全身避世是以黃山之嵯  
峨紫陽問政之宏衍多爲仙逸棲遊之地公見先斷  
異勇退急流在易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視功  
名富貴何如也然則孰使其盤桓眷戀於斯而忘故  
土之勝者其必以是也夫旣爲記已又從而歌之歌  
曰練之溪揚之水源淙淙流瀾瀾結茅屋臨清泚泛  
余舟兮漁梁振余袂兮城之陽望峴首兮慎無懷乎



卷之五  
故鄉

橫洲書堂記

孔子稱子賤之賢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又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甚矣學之不可無父兄師友鄉黨閭里之助也自吾鄉晦庵夫子紹周程道統之傳時則有金華東萊呂先生道同德合天不假年厥後文定何公受業於晦庵高弟文肅黃公以至文憲王公仁山金公相繼而起而許柳黃公前後相望若景星卿雲他郡所不敢企及雖曰間氣所生而父

兄師友鄉黨閭里之傳受原委的的乎不可誣也應君叔原亦金華之蘭陰人洪武四年擢二徽之休陽時民凋瘵於徭役已久時之爲守若令者求事之速集則假嚴刑以立威求民之歸已則行小惠以沽譽事雖少快於一時然利已而病人者於人心天理之公果無愧乎君之爲治則不然刑不能不施而不倚以立威惠不可不布而不假以沽譽守儒素推至誠平易近民始雖無赫赫名久而誠意相孚有不忍舍其去者固有以知其必得鄉黨師友之助矣暇日以



其橫洲書堂求記於僕曰某之曾祖諱湘字深之居  
蘭溪縣南十有五里曰橫洲嘗第進士以處州酒庫  
提幹秩滿致政歸隱於家時稱曰橫洲先生若張子  
厚之橫渠然構堂面洲以爲訓子弟之所因以是名  
洲水之溢涸天時之晴雨汀蘋岸草列岫叢林與煙  
雲相吞吐萬變而不窮有足觀者鄉先輩自然何先  
生景實朱先生皆爲品題今百餘年矣墨跡尚新兵  
火之禍所不能免而斯堂巋然如舊日曾孫二十餘  
輩亦多知向方某不敏際時休明佐治於茲凡所以

律已治人不敢妄有所設施者皆祖父遺訓猶恐後  
人不知祖宗積累之勤流慶之遠而無以遵守也子  
盍爲某記之於是又知其非徒有爲子弟師友鄉黨之  
助而家學之所由來遠矣僕自幼讀先君蒙過庭遺  
訓已聞金華師友講授之盛如德公等先人早世遺  
書未能盡讀老成凋謝霜木晨星朋舊交遊天涯地  
角自恐孤陋寡聞而卒爲庸人之歸今乃聞是堂子  
孫相承不替復如此則斯郡文學之盛如吾橫洲者  
猶必有其人而未盡聞於世也安得躬親執經問難



於其間乎是以不復辭而書其景慕之私以爲記

退思軒記

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天下之定理也然爲君父者豈必待臣子之忠孝而後仁且慈爲臣子者豈必待君父之仁慈而後始盡忠孝之道哉斯又名盡其職之定分也昔舜之於瞽瞍號泣旻天必至於底豫不格姦而後已以爲不若是不足以盡夫人子之職分秣陵施君孟文佐戎幕於新安以不合於時罷去杜門讀書反躬自咎因名其燕居之所曰退思而求文以

爲記僕以忠孝雖二事而實一原聖人教人以孝事君則忠故曰臣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忠也過也由乎已故當思盡之補之美也惡也本乎君故當將順而匡救之四者咸已之責也而退思爲尤焉何則忠有所不盡美有所不將而惡有所不救俱非已之過乎是以審既往以勵方來而盡夫臣子之職者俱退思之事也若夫任用之輕重恩遇之淺深事幾之利害他人事也於我何有哉唯自思補已之過而已噫彼食君之祿惟恐其不厚



冀君之爵惟恐其不高尸君之位惟恐其不久且固  
聖人所謂無所不至者斯固不足言矣上焉者才矣  
而惟恐不盡其用功矣而惟恐不酌其勞言聽計從  
矣而惟恐勛名之不已彰事遺身退矣而惟恐是非  
之不已白斯韓信楊惲輩之所以不能免者又其上  
者以直沽譽而無忠君之誠以退爲高而無憂世之  
慮其於退思之義何如哉是豈徒斯人之不幸而要  
非國家之福也若施君名軒之義其庶幾乎欲盡臣  
子之職者歟雖然臣子之自處者固當如此矣天之

所以生斯人而用之者夫豈無意於其間哉艸木之  
質必飽風霜烈日之苦而後堅其材聖賢之生必備  
艱難困苦之嘗而後成其德昔人以少年登高科席  
父兄之勢爲美官有高才能文辭爲三不幸者實以  
銳其進驕其志恃其才而滿其量不能致遠大之業  
也然則孟軻氏所謂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不  
在斯人歟不在斯人歟此余所以喜其退思之名而  
樂爲之記也

罷釣軒記



由新安郡城西南行可三十里有市曰巖鎮其地衍沃其川清徹可耕可釣其民智巧善技藝凡有所爲必精絕過人其水由黃山三十六峯縣瀑奔淙湍激澎湃至是則湧爲平川汪洋漣淪白砂青石與疎篁茅屋相隱顯誠好道君子之所樂也友人呂德昭氏世居之德昭居汪溪之西先世祖墓之側瓦屋可十許楹中蓄書史圖藉屋之東編短籬執菊數十本日翫其間自號東籬生周環繞以幽篁古木參錯庭戶間每隆冬積雪萬竿低亞青白交加於是又顏是軒

曰蒼雪是皆善掇軒中之勝以自樂者此外又以罷釣軒卷不遠千里求余記其梗概豈以其東籬蒼雪猶未足以盡其軒之勝耶余因思四年前常道過其居當盛暑中剖瓜行酒與其鄉老二三輩道漁樵田里間遂醉卧是軒中及覺則庭戶寂然月影穿林清輝散布枕席間林外人聲咿呀因露跣出行溪上見籠鮮鱗以歸者卽之乃德昭也曰漁翁晚釣呼取得之斗酒未盡其半當烹是再飲於是携酒與魚復釣溪上於時波光浸山林陰翳月籍草而坐飛觴交錯



盡歡乃罷不知清雲之滿身也旣歸卽欲爲文以紀之而未果今德昭復以是求余記余竊有疑焉夫鈞隱者之事也德昭以茂才擢司郡庠教誨之暇有年矣躬講授親燈火督課童蒙日不暇給間有家事日晡而歸戴星而往豈復有唐詩人之所云者哉然則罷鈞云者政以見其無復有曩時之事也古之君子學則優於有爲守則甘於窮困其未遇也板築魚鹽賤隸之役固所不讓有莘之夫渭川之叟蓋可徵已方今大明中天照臨萬國搜隱剔陋野無遺才斯

有志之士激昂補報之秋也然則德昭之欲罷其鈞者其亦有見於世處之大義歟德昭自幼卽以文學稱詩尤清麗不苟吾又以知是地不獨技藝者之精絕過人也於是不辭而書昔所經歷者以記之

洪武十有陸年歲在昭陽大淵獻七月旣望嘉義大夫禮部侍郎朱同書

自得軒記

余畏友江君彥功構軒於南溪居後扁曰自得背倚長江面撫方池中之延袤可方丈不華不飭而明潔



可愛名卉假山列乎池上圖藉書畫秩其座隅而又  
蔭之以屏繚之以垣方盛暑中流金爍石一入是軒  
則嘉種旁羅奇峰高挺清陰蒼翠鱗鮮泳游若身遊  
乎天台盧阜大華岱宗拔香爐倚目觀而上青天也  
若枕清谿坐長林嘯傲乎白石清泉而不知有人間  
世也且逕街幽邃非佳賓不得入余嘗屢過而喜之  
因求文以爲記余諗之曰世傳軒轅夢遊華胥而怡  
然自得卒以登遐子殆有意於方外者耶莊生之自  
得自適釋氏之冷煖自知皆其自有悟入而不可以

告人者子其有得於是耶曰否僕之少也蓋嘗有志  
乎學矣中遭世變播蕩流離數年而歸故址則先人  
弊廬已爲藜蕪瓦礫之墟乃闢荆棘芟蓬蒿築室耕  
稼給公上奉甘旨處鄉隣和上下里役之劇日用之  
繁莫不身歷而審處之晨出夜歸不遑暇食然猶慮  
夫有所疎略而不得盡吾心者况復能從事於經席  
乎乃構斯軒以爲息肩弛擔之所蓋夙有志乎雲臥  
林居而不得也故爲是以當夫神遊惡知方外釋氏  
之說哉雖然方其應接紛紜神昏目眩而憇乎此澄



心息念危坐反觀則萬慮冰消乾坤定位豁然若有  
所得者然後審既往測方來高下淺深必期曲當是  
以酬酢萬變鮮或獲戾此僕自有得於是軒而因以  
名之他固不知其說余聞而歎曰是固庖丁之善刀  
達磨之面壁而吾儒之所謂尚綱非落心乎聖學而  
旁通乎釋老者不能也子乃欲踐其實而逃其名乎  
夫學無精粗事無巨細積力之久俱有自得是物也  
臣不能獻之君父不能傳之子孔聖之上達顏氏之  
卓爾輪扁之斲輪不其信乎然則可以爲教者文爲

制度人之所同不可以傳者默識心通已之所獨故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蓋深造以  
道所以教其爲學之功欲其自得不能授以獨知之  
妙惟造之深是以自得後之學者未嘗盡下學之功  
而驟謂得上達之理吾考亭夫子力排而深救之至  
訓自得爲自然而得其矯當時之弊也深則其釋本  
文之旨也畧勢固不能以兩得欺君子之於學無適  
無莫期於是而已矣余旣嘉彥功之能達是理又文  
義之不可以不究聖學之不可以不明也故書是爲



記以貽之

末慕亭記

汪氏之盛於新安由來尚矣支分派別各有攸宗其始居黟之黃陂者謂之黃陂汪氏傳四世而又有下宅中巷中宅上宅之分焉枝繁則勢分理固然也中巷有大公者始居休陽之潛溪子孫蕃衍尤盛他族其十六世孫有曰桂宇煥章者懼其世愈遠而愈疎也於是溯其源以譜之又做老泉親其所自出之義率其族之勇於義者於其六世祖諱某墓前構亭曰

末慕哀田以畝計者若干春以拜掃秋以薦新而寓其時思之意於是尊祖敬宗之義庶幾乎備矣猶恐其後無以遵守也命工立石徵余文以記之余謂古無墓祭惟宗子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有望墓爲壇而祭焉由其不敢祭於家也送形而往迎精而返時祭之外薦新之屬無月無之而時思之義至矣又何假於墓祭乎世教日衰禮法寢廢爲孝子順孫者旣不能稽諸典禮以盡夫追遠之誠則於其中有不



於墓旁而附祭焉雖非先王制禮之經而秉彝之極  
天罔墜者於此亦可見矣况乎宗法久弛姓氏混淆  
德位匪兼禮樂疇作甚者諄語箕箒德色耰鋤而父  
子天倫壞亂極矣奚俟親盡然後爲途人乎此余於  
煥章之事不能不重有感也君子創業垂統以爲可  
繼爲子若孫者誠能以祖父之心爲心而遵行弗弛  
則俗易風移民德歸厚於世教之補非細故矣又豈  
獨一族一鄉而已耶故爲記其梗槩于右而繫以詩  
詩曰

新安之汪十姓居九功崇德深克昌厥後清泉同源  
喬木分枝因地立名有曰黃陂繼遷休陽潛溪之上  
族處尤繁並敦義讓有孫曰桂懼迷厥初周爰咨詢  
作譜畫圖復謀同宗親所自出僉曰義舉事奚敢忽  
我哀我田我築我亭木立是崇惟祖之寧春雨旣霽  
柔拓斯柔率我同宗祭于故丘七月流火嘉穀旣登  
薦其時食潔我粢盛黍稷非馨惟德之馨庶或饗之  
鑒我微忱漸江湯湯東馳千里孰濬其源以達於委  
目眎耳聽摠摠林林釋其本原彼獨何心無源無流



身從何生百爾君子視茲墓亭

覆瓿集卷之五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覆瓿集卷之六

紫陽山樵朱同著

晞陽居士范涑校

裔孫

時新閱輯

時芳參閱

記

容膝山房記

海陽爲徽之屬邑山水率多奇峭秀拔圓整清麗衍  
爲平川融爲村墟層巒疊嶂鸞鶴停峙駿馬交馳與  
雲煙竹樹掩映遐邇雖居萬山間而頗有江湖之思  
非他邑比由漸江旁曰閔口者遡澗溪而入十有五



里二水合流曰雲溪山水奇秀於是爲最僕少游而樂之今二紀餘矣兵興以來人無寧日喬木池館接棟連薨率摧頽於荒煙宿雨中令人慨然興今昔之歎程君伯齡族居於是爲游息之所不事華飭而明潔可愛凡雲溪山水之勝於是焉萃先子嘗過而喜之爲之扁曰容膝山房且許爲之記而未暇歲在癸丑復徵言於僕僕自揆無似曷敢以斯文自詭然繼志述事者固人子之職義不得辭夫古之君子於問學之淵行已之要苟有自得雖一二字終身佩服而

有餘或不能然卽萬卷五車於身心果何補也軒冕之榮金玉之貴有識者咸知其爲外物至其臨利害決去就而斷斷不惑者幾人由其不能熟翫精體躬行實踐而真知其味云耳在昔陶彭澤以經綸之才冠世之學而下時顛沛不事異代安貧樂天風節之高人莫不知至其子房報韓之心孔明扶漢之志卒未白於後世而屢見於詩其賦歸去來辭也不審容膝之易安曰審曰易翫之熟而矚之徹矣堂高數仞於我何加留侯之願從赤松卧龍之躬耕南陽謂非



灼見實踐而能之乎夫惟能守貧窶之素而後能安節義之閑能安節義之閑而後能盡經綸之用聖賢之事固非常人所能知也伯齡山房之構能矯時俗之浮華而先子容膝之名足以表其深趣矣余又聞伯齡之尊父曰辰齋翁敦厚篤實方承平時鄉里以甲第相高而翁獨仍其舊非無見者充足以觀家學之有自矣等而上之於聖賢之域若彭澤令者不有望于吾伯齡也耶遂書是以爲記

閔口觀音堂記

新安漸江源出浙嶺東流休陽縣南過小澗曰閔口實爲徽達西江之周道漸江山水率多峭拔峻急枉梁莫安至此則少漫爲平川清泚渙漣涵雲沫日頗有江湖之思然源淺流疾每驟雨不崇朝而澗潦四集洪流猝至舟楫莫濟公私病之至正己丑休陽吳公望之先府君曰某常造舟於是且欲構亭以憇待渡而壬辰兵亂不果歲庚子土人邵永達謀於其兄永成捐貲伐木造梁以便往來時先人過而喜之且手書疏語俾求綱維於邑之判簿而勗其底於成末



達亦欲構亭又以疾卒不果洪武七年甲寅冬未成復念其季之志未就也乃謀於公望求渡旁地於里人畢子敬子敬施其地公望亦具所得之地以步計者八十中分之售其半於未成而施其半共爲堂址且助其瓦櫪之費未成於是身任其事迺基迺構其季未和未安旁助其勞中像普佗花境而附二家之先於其旁且招梵脩施漿飲者爲經久規模而求書其事於後夫徒杠輿梁王政所先實前人用之不可缺者作亭棲神雖不本乎聖人之教而去聖逾遠禮

法廢壞之後孝子順孫之心有不能自己者率多假此以致意焉固可以見天理民彝之極天罔墜者矣先人嘗曰德不在大功不在多惟欲心之嚮於善成人之美類如此余才質疎庸詎敢以斯文自詭重念斯舉也未成能率其難弟之志而公望能繼其尊人之心孝友之誼斯爲備矣且先君子嘗勸勉之知事之的莫我若也奚可以不能辭故爲書其概於右贊其成者程仲悅黃彌高朱伯仁吳宗甫洪武十年歲在疆圉大荒落仲春旣望里人朱同記并書丹



壽春堂記

壽春堂者休陽汪真士明昆季奉其親之所也士明父曰伯圭母張氏年俱過耆士明盡友恭之道以和其家而奉其親喜其親之具慶而家之克諧故構堂而以是名之壽以人稱春以時名耆年之壽未爲稀有四時之春於我奚與而取以名堂何居箕子之陳洪範也壽居福首短折極先以爲人生之禍福莫重於是也孝子於其親之年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所大願而祝者親之壽而已四時之序春居其首勾萌甲

折孳尾生育天地和同生氣之元而將亨之時也詩人取譬所謂秋日淒淒冬日烈烈者叔世之喻也春日載陽春日遲遲者斯世將隆之比也其在人也亦然春秋未富血氣方盛身之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春也泰運將亨文明肇啟者天下之春也一時云乎哉然則熊經鳥伸以末天年者身之壽子孫繩繩以克末世者家之壽德被生民功加後世者澤之壽撫安黎元培養邦基者世之壽建中立極守先傳後者道之壽一身云乎哉大化流行寒暑更代



萬物之生必有得氣之先者是以靡草死於盛夏寒  
梅花於隆冬方今運啟大明業垂正統開泰運於否  
極基隆平於方來者固斯世之壽天下之春也而士  
明父子昆弟辛勤於積累孝友於家庭當疲敝未甦  
瘡痍未復之時而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同心協力以  
克有家非符當代之運而得氣之先者乎則夫盡友  
恭以奉甘旨睦家庭以給公上子孫視倣罔替厥心  
祖孫相繼百年如一日萃春風和氣於一堂之上余  
有以知汪氏之未艾也况等而上之者乎士明以記

請余嘉其孝友得其道名堂得其實且幸其符泰運  
之開而得氣之先也故爲記諸壁以示訓于其子若  
孫俾蒙祖父之蔭享承平之福而知所自耳堂居休  
邑之東市洪武丁巳孟夏旣望朱陳村民朱同書于  
愛日軒

說

貞白軒說

遂陽碧川道人宗老氏學而尤工詩畫書札自扁其  
軒居曰貞白新安朱同讀儒書而亦溺志於是三者



是爲學不同而所好則同故爲之說以諗之其辭曰  
聖人作易內卦與不變者皆曰貞貞者四德之一先  
儒所謂正而固者也白者五色之一聖人以之比於  
自潔則所謂涅而不緇者也貞之義於是爲冬冬之  
屬水其色黑斯一說也至洛書九數之一則已白矣  
古先垂教若忠貞貞潔潔固白之異名也然則貞其  
正固於所當守之位而白則脩潔於其所當飭之行  
歟素位而行斯可謂之貞江漢以濯斯無愧於白矣  
此吾儒之說也老氏之學有曰王侯得一以爲天下

貞一卽其所謂萬物之母者也其說以事爲之末爲  
非道而以反本還原爲宗其反觀內視復命歸根者  
卽所謂貞者歟其知雄守雌卽太白若辱之謂也若  
然則貞者固其分內事而白乃其所不自居者豈非  
謂進德脩業何必涅而不緇深藏自晦何必自彰其  
潔乎碧川以是名軒其本於君家之教耶抑亦有得  
吾儒之說也若書札詩畫之習在吾儒爲翫物喪志  
在君家亦有妨乎爲道日損之說均所當戒者故余  
旣爲發二家貞白之義而并以是告之亦以自儆云



程庭輔二子字說

海陽程庭輔翁名其二子長曰和次日義請字於先子先子爲俱字曰德而別之以孟仲且諾以字說未之作也旃蒙單闕之歲復謂僕曰繼述者人子之事也盍措一辭以終子先君子之志僕不敏不敢以斯文自詭然姻婭之密邇契誼之隆篤服過庭之言知名字之義俱莫我若也奚可以不能辭乃爲之說曰天理流行付與萬物得其全而靈於物者人也拘於稟而不能推者物也人之所以能靈於萬物者以能

窮理盡性擴而充之以全其所賦者耳聖人作則因義立名爲萬物準是故以天賦與言則謂之命以受於天言則謂之性以人所當行言則謂之道以得於心言則謂之德命也性也道也德也初非有二物也夫人之得於天者未嘗不同而人之所受而行之則或有異故德有大小厚薄逆順吉凶之不齊焉聖神文武堯德之廣運也伊尹之一德所以總其凡臯陶之九德洪範中庸之三德所以詳其目仁義禮智斯德之大者矣周官以鄉三物教萬民曰智仁聖義中



和而總之曰六德獨遺於禮以其別於六藝噫德之義其溥矣乎程翁之名其子而先君以是字之者其義不在茲乎應物中節而無乖處事斷制而合宜翁之躬行心得所以訓於家庭者固不待於人言矣然性命則本其所自由之原而道德則立其所當爲之理道猶爲衆所當行之路而德則行而有得於吾心之實所謂誠身守約窮盡性以至於命者獨非在德之一字歟然因名而立字因字以求義循名責實爲進德脩道之助者不有賴於斯文也耶

### 天遂子說

盈兩間以有生者小而艸木禽獸大而聖賢君師總總林林莫非物也之物也既生乎天地之間矣然能不斷喪夭折以遂其生者何其鮮哉草木之生不噬於牛羊不伐於斧斤不毀於水火以至於合抱連尋者實千百之什一也人之生也幸而不爲異物矣然或夭於殤或折於暴或蔽於昏愚斯皆天之不遂其生者也今幸而不夭於殤不折於暴不蔽於昏愚則所以遂我者不旣多矣乎然而百年之中老弱疾疾



居其半學道行義之日甚有限也古之君子惟自知其若是難得而易失是以夙夜孳孳不敢少怠盡心乎博文約禮之功事親敬長之道舉而措之家國天下之廣立天地心生民物命繼絕學開太平皆以爲吾職分所當爲夫如是可謂不負乎天矣苟爲不然非甘於自暴自棄者乎友人洪誥積中睦之遂陽人資敏好文其鄉先生令以天遂子自號求說於余余雖不獲知其所以號之之故然其勸勉之至意有不在此乎有不在茲乎故特舉是爲天遂子說

### 率東程顯公墓說

墓以藏體魄也墓之有說以垂遠也有宋程先生顯字允彰號南墩東晉太守元譚公梁將軍靈洗之後先生生宋雍熙丙戌幼志于學長授鄱陽令以清節自持士民愛之清聲達于遐邇未幾解印歸思以光大其先業世家黃墩因亂徙避富登祖墓之側先生復遷黃墩構屋居焉不忘祖也立祠審坑歲時祭祀脩譜圖重本也立庄由溪剗田五頃備糧役備荒年凡先世所欲爲而未舉者先生一以爲已任也慶曆



丁亥十二月十二日戌時疾作遺言囑子母墜先業毋違母命母戾于義讓言訖而卒距生丙戌正月十一日午時享年六十有二葬草市竹林頭艮山坤向配鄭氏賢能內助生雍熙丙戌沒庚寅與先生同穴子二長永次求孫男二嗟夫士君子立身天地間其大志有三一曰樹功名二曰繼先志三曰體歸全先生始而出宰克樹清聲繼而歸隱建業立祠克光前烈旣而考終明哲保身體受居全三者備而立身之大節完矣此先生之墓所以可書也余與裔孫仁叟

野航齋說

曹君從善壯游江上亦旣有年歲在重光大淵獻歸新安結廬郡城扁曰野航諸鄉先輩雄文疊出所以發揮之者亦云夥矣而猶徵言於余余以比遭凶禍先子傾背已及二年焦心於傷感之餘瘁形於奔馳之際筆硯素習日以荒蕪雖黽勉剽竊亦何所發明固辭不獲因三復杜少陵詩而悟曰淵哉乎吾從善所以名齋之義非知道者不能也君子之涉世也機愈深則禍愈酷備彌至則患彌多理之必然無足怪



者夫舟所以行水而已世之人以小舟不足以涉大川也於是青雀黃龍之軸連雲蔽日之帆備之之道亦云周矣然而濟江湖經巨浸而猝遇風濤之變幾何不葬身於蛟魚之腹其幸而得免則往往號呼神明而求全於萬死之濱者何可勝數今以秋水纔深四五尺而駕恰受兩三人之野航以遊乎白沙翠竹之村風濤所不能驚魚龍所不能害怡神風景適趣詩篇視向之心驚目怵於鯨鯢巨艦者爲何如哉從善之習乎此者舊矣夫是以歸休之構安於容膝雅有舊因次第其說俾勒石于墓用垂久遠云



而無羨乎彼者歟聖人之訓固以先覺爲賢而尤以  
逆億爲戒虛舟之觸人不之怒華門露居盜不之顧  
而重關堅蔽者多不自保然則無仁義之施而徒勞  
心於預備者果何益哉雖然抑有說焉不可不爲從  
善告也操舟於水水之逆順忘於水者得之人之居  
世世之利害忘於世者見之夫惟其忘之也故舩艦  
不足小巨艦不足大遊心乎物表措身乎太初而不  
以身與乎興廢存亡之變爲能得之然則滿其欲於  
舩艦之大者適足爲覆亡之機放其志於野航之小



者亦未足以語至道之妙若內外兩忘行所無事大  
行不加窮居不損者其惟聖人乎此吾雖以從善之  
敏固不敢不告而納諸聖賢之域也謹書是于卷尾  
以復焉

銘

唯齋銘 并序

會稽杜君貫道扁其燕居之所曰唯齋人或疑之曰  
聖人一貫之言曾子子貢咸獲聞之獨曾子能洞達  
無疑而唯子貢則猶未也今君字貫道而以唯名齋

則已能端木氏之所不能者耶新安朱同應之曰子  
亦知夫子之告二子者有異同歟告端木氏之一以  
貫之者貫夫所學之理也其告曾氏者貫夫道也子  
貢多學能識以爲聖人亦猶是也故夫子問而啟之  
曾子所守者約躬行實踐固將悟夫萬殊之原於一  
本矣故夫子以是告之而卽應之曰唯天之生物各  
因其材而篤焉聖人非有所偏也三千之徒參以魯  
得堂堂之張侃侃之賜雖各有所長也道統之傳曾  
氏獨得其宗然則後之學聖人者舍曾子將奚師杜



君之字貫道而以唯名齋夫何疑之有旣以釋或人之疑杜君請銘諸座右廼爲之銘曰

昔在玄聖學徒三千曾氏之魯獨得其傳實踐躬行反求諸己一貫之道無疑而唯柴愚師僻賜也多言去道愈遠各得其偏顏氏之子未達一間如有所立幾於一貫貫道其字以唯名齋曾子是師學聖之階散爲萬事歸則一理列聖相傳如斯而已燕居有所几淨牕明敢告君子聽我齋銘

平率齋銘

并序

漢東胡公明善守新安扁其齋居曰平率命郡民朱同銘之同維公以文學政事徧歷朝著而守是邦所以名齋之義宜有深旨而同見聞寡陋學識疎庸豈足以發明公之蘊奧而揭諸座右謹述其義於左而銘之以質於公按平字之義於六書無所考先儒往往以平衡平準爲訓其見於經傳者如平章百姓稱物平施之類是也率字爲大索之象形上下兩端象所用紋率者中象索兩旁象麻象之餘因爲率帶藻率之率又借爲率循率領率畧之義率循如率循大卞



率德改行之類是也同以爲凡物得其平則明物之平莫平於水爲準者取則焉惟其平也故凡鑑於水者妍媸巨細各肖其狀而無毫髮之遺一有微風草芥之動其平則不能明矣而况狂瀾急瀨不平之甚者乎不獨水然也木石骨角之適於用者切磋琢磨之工至則莫不皆明慶封之車可鑑平之至也鏡之明也微有凹凸之不平則物之來鑑者莫不喎斜醜異而不得其形之似况不平之甚至於顛倒於中者乎人心亦然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萬理咸備率之而

行謂之道惟其聲色臭味四肢百骸之欲交於前而動於中故不得其平而邪正是非顛倒錯亂不能明而不知所以率矣聖人作則定之以中正仁義靜於於未應物之先省察於將應物之際是皆切磋琢磨之功所以去不平而致其平者也是以此心之明如水與鑑上下四方今來古往萬理莫不具於我夫然後泛應曲當始能平其心率是性以率物矣聖經賢傳之旨內聖外王之學未有能加於此也公以是名齋則日用之間所以治民者可知矣嗚呼豈獨治一



郡之道哉又豈一行一事之沾沾者所可同日語哉若夫以平易率畧爲公名齋之義者固不足以知公也

銘曰維皇上帝降衷下民得之以生爲我天君物我相形純一以散不平於中是非錯亂聖神設教以致其平涵養省察率性而行惟平故明惟明能率水鏡之空萬理攸出明明我侯治心以平平心率物因物賦形琴堂之嚴萬事咸理孰知其由乃本於是燕居閒閒有洞斯軒鑑茲齋銘政教之原

跋

書先子臨晦庵夫子書尊德性齋銘後贈曹子純

右考亭朱夫子爲程允夫書齋銘一紙先子所臨玄默困敦之冬余友曹子純解館告歸因以是貽之而書其所以然于左呼嗚此吾晦庵之精義而先子之手筆也余奚敢輕以畀人哉先子以斯道授人者蓋不爲不多而稟資英敏超邁穎悟者亦不少矣晚歲始遇子純子純貌質而言訥內明而外晦人視之魯



者也至其隆師親友之誠好學踐履之篤則有非他人所能及者是以先子甚喜得人於暮年而倦倦期其底於成也業未卒道未傳而先子已捐館矣僕雖不敏奚可不推原過庭遺訓爲子純終告乎列聖傳心宣尼集厥大成三千之徒參以魯得子思中庸之書原乎曾子其曰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者存心之要而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者致知力行之事也濂洛之學至吾考亭而集厥大成搜尋䟽剔會元統宗幾無餘蘊然其智知仁行勇強之說與夫知及仁守

期月之守顏子服膺者不能脗合諸如此類雖矯時弊而於經文本旨不能無遺憾焉此陸氏之論所以不能同歸而先子每爲之長太息也此扁此銘發明蘊奧啓迪後人者尚復奚加使子靜復生亦當歛衽先子所以臨摹傳久之意夫豈徒以筆墨畦徑之故而僕以是授子純而期待之者亦豈以爲常情瓊瑤之報也哉

書周彥名先生遺後錄後

右同郡彥名周先生所撰遺後錄一卷周氏始居海



寧之周村其祖曰宣義公者遷居郡城之南今已八  
世家學淵源之懿詩書手澤之傳悉燬於兵先生以  
身老子幼懼後之人無以知祖宗積累之勤而爲孝  
思追慕守成之本乃紀其上祖儀刑服御遺文片紙  
輯以成編又取姻家明德金公遺墨附其後以授子  
壻金汝恭以致其子先子旣終之二年玄默困敦相  
月先生力疾致奠間以是編示僕曰盍爲我一言僕  
因伏讀再四掩卷太息曰先生之用心其深矣乎祖  
父之於子孫精神之融會一氣之貫通雖百世猶一

則平仲推尊祖敬宗之意於其公自出者可謂盛矣  
然則推是心以仁其民愛其物符前人期待之深意  
而壽其詩書之傳者不有望於吾平仲也耶

洪武十四年辛酉春三月望前四日里生朱同拜手  
書

書錢舜舉畫後

昔人評書法有所謂龍游天表虎踞溪旁者言其勢  
其曰勁弩欲張鐵柱將立者言其雄其曰駿馬青山  
醉眠芳草者言其韻其曰美女插花增益得所者言



其媚斯評書也而余以之評畫畫之與書非二道也然書之爲道性情則存乎八法義理則原乎六書昔之習書者未必不本乎此無他術也而善書者固不得不同而亦不能不異猶耳目口鼻人之所同而狀貌之殊則萬有不齊也畫則取乎象形而已而指腕之法則有出乎象形之表者故有兒童觀形似之說雖然徒取乎形似者固不足言畫矣一從事乎書法而不屑乎形似者於畫亦何取哉斯不可以偏廢也吳興錢舜舉之於畫精巧工緻妙於形似其書法之

媚者歟筆法所自本乎小李將軍木石遒勁雖未之及而人物居室舟車服御之精巧殆可頡頏居吳興三絕之一其以是歟且其折枝啼鳥翠袖天寒別有一種嬌態有非他人所能及者禪家有五眼觀是畫者又別具一眼不可以沒骨律之也繆君仲禮得是畫於解綬之時因憶吳興舊游且有感於其詩有所謂莫言倦客多牢落正是詩人覓句時之語欲得能言之士相與詠歌之而求余書其說於卷首然則仲禮之有取於是者豈徒以其媚而已哉故不復辭而



書此以告觀者

跋鈞隱詩卷尾

嚴陵嚴均德以鈞隱自號諸公於序若詩歌發明之者既已夥矣而猶微言於不敏之僕僕以爲公有得於家學之傳而傲乎鼻祖之爲者人孰不知而其時事則有大不作者橫足加帝腹動星象謂居今而有是事乎無是事而效其名孰曰可雖然斯皆其迹而非其心也獨不見夫水平水之性惟趨下而已矣澄則淵激則波萬變而不可測者夫豈水之性哉所遇

朝者惟相傳以心而已然心者存乎中者也發而爲言動語默衣冠儀表文辭之傳札翰之著俱此心之用見於外者也爲子若孫者不於是致意焉亦何由見跡而知心哉先生甘貧苦學躬行實踐人孰不知視世之事末技以銜衆自欺者相萬萬是固非徒有得乎祖宗之心亦真有以見聖賢之心矣昔歐陽文忠公之尊人惟以心之厚於仁而知其必有後先生以身承家世之遠而訪求遺文片紙於反覆壞爛之餘以傳不朽則後之發軔於久積之餘顯揚厥祖而



知其來之有自者不有賴於是編之存乎斯先生之  
所以用心而深望於裔者是月既望朱同書

跋程洺水爲范甥可起字說後

范爲休寧望族世居邑南曰博村宋故翰林學士洺  
水程先生實諱震之舅洺水先生葬其娣而撫其甥  
因爲之卜居焉故范氏之居汉口自可起始其世孫  
曰準字平仲與余生同年學同業交同心洪武十三  
年冬余由郡庠授天官員外明年季春平仲知吳堡  
縣事別於秦淮客邸因以此卷示余俾識其槩於左

之地然也方子陵之釣於富春豈有待於光武之召  
故爲是以沽名哉不以外境動其中而已今均德之  
以是自號者其亦真有得乎鼻祖之心而不於其迹  
者歟斯固魯人之學柳下惠者故特表而出是說以  
歸焉





覆瓿集卷之七

紫陽山樵朱同著

晞陽居士范涑校

裔孫

時新閱輯

時芳叅閱

賦

雲賦

客有指白雲而問於主人者曰山澤之隈滄海之湫  
滂然而升氣虛以浮不足而行非蛇而風與水爲借  
匪蛟匪龍油然而興伊誰蒸之沛然而雨伊誰注之  
御空而遊誰其負之捲海而翻誰其怒之八表同昏





誰其屯之一色晴昊又誰掃之乘風而馳姬滿之八駿不能追也凝然而止劉秀之六軍不能擬也填山隘谷風雨淒淒當是時也大塊一氣不知端倪恍然霽止乾呈坤露於斯時也鳳翥鸞翔奇峰羅布映日而霞孰染其丹凝寒而霰孰結其丸變化俄頃不知其端若是者懸河之口長虹之筆不得而殫也子盍爲我言之主人笑而應之曰子獨不見夫水乎一泓之少一勺之多澄之爲鏡撓之爲波渴者思飲垢者思滌淵之而清澈之而白是豈足以盡夫水之跡哉

迨夫天地之茫洋北溟之浩蕩浸日月而不以爲深載山岳而不以爲廣鷗鵬之所不至而舟楫之所不嚮百川注之而不溢尾閭洩之而不竭颶風振之而不搖太陽沸之而不熱是其窮天地亘萬古而不能磨滅者也而雲實祖之子又不見夫風乎薰然南來百卉斯茂淒其西至悉斯以皺大王斯民有雌有雄虜發和暢有春有冬若是者豈足以盡夫風哉邇乃細入無內大充無限設之而寒噓之而溫蓬然而起馳乎八極寂然而止不見其跡禦寇之所御大鵬之



所搏冷然而往倏然而還是其浩然而充乎兩間者也而雲實乘之且夫太陽之精其亘千里緯天而行周而成歲一北一南一寒一暑歲月日時由茲以起萬物之生成二氣之降升咸由於是邇乃入昧谷淪幽都載大地於一周出扶桑之東隅蒸水氣而上征浮沆瀣於太虛此雲之所以出渟澥起山谷而昇天衢也請觀夫五岳之巔四瀆之瀆水無日而不降雲無日而不興恍惚變化糾錯紛紜果孰宰而孰君之耶其有濟於人也則爲祥爲慶時雨甘霖其有害於

人也則爲癡爲瘡曰灾曰淫而雲亦何嘗容心哉言未旣客矍然而起長跪而謝曰往者徒觀其形未究其理子發吾蒙至矣盡矣主人曰未也請爲子歌之歌曰

水爲父兮風爲馬太陽蒸兮九之野出大壑兮浮蒼天沛然而降兮油然而升去不知所歸兮來不知所爲倏而合兮忽而離乘吾車兮高翔駕白螭兮驂鳳凰豐隆先驅兮應龍馭與爾遊兮帝之鄉

琴書樂趣爲汪士素賦



若有人兮結茅屋昔城郭兮今林麓味往古之遺書  
兮奏瑤琴之雅曲耽二者以成趣兮判自處乎幽獨  
昔彭澤之歸來兮尚樂之以消憂何時俗之沉溺兮  
欲舍此而他求謂古學其不利於今之人兮謂操瑟  
其不可以干於王侯獨俛俛其奚之兮甘老死而無  
尤鶴鳴兮好音和之兮素琴堯舜禹兮傳心熟視兮  
微吟皇天啟乎聖明兮則將歌南風以陶斯民致吾  
君於湯武兮援伊周以爲鄰虎豹九關其不可以逕  
度兮固將樂二者而終身仰白雲兮蒼蒼俯清溪兮

齒齒祖宣尼以爲師結伯牙以爲友四牡兮騑騑六  
轡兮耳耳駕言往兮松之蘿求若人兮汪之子

送楊汝翼攜家臨濠侍親

父爲徽府經歷已而臨濠屯田

送美人兮溪澣水漸漸兮石齧齧秋霜染兮丹楓風  
蕭蕭兮木葉下柏爲舟兮桂檜帆揚兮棹舉浮錢塘  
兮過姑蘇橫大江兮入淮浦子就養兮從父父躬耕  
兮戀主孰敢懷兮故都何所莫非兮王土淮之山兮  
楚之水禾黍油油兮魚唯唯望暮雲兮思君倚衡門  
兮愁余



悼女賦

珠零兮璧毀海氣空兮月光曙鞠育劬勞兮五齡今  
忽歸兮何所玉爲容兮清楚中聰慧兮便言語夫人  
兮痘疹汝獨懼兮荼苦昔不離兮母旁今胡爲兮荒  
土誰抱養兮誰憐空荒煙兮宿莽風淒淒兮夜深雨  
寒蛩鳴兮哭山鬼露漫漫兮不可以久處飲汝兮食  
汝有湛兮清醑高堂寂兮無人持汝歸兮慰王母出  
不復余送兮歸不復余迎目不見汝容兮耳不聞汝  
聲回空房兮太息有浪浪兮泫零俯視兮几筵恍見

汝兮目前仰視兮蒼天天蒼蒼兮茫然均覆幬兮萬  
物胡於汝兮獨偏彼旣茁而不秀今始感夫聖玄豈  
余身之尤愆禍逮汝兮九泉致汝天兮實由我復奚  
怨兮奚言重曰娟好靜秀性仁孝兮美筆誦詩不煩  
教兮嬉戲膝下語聲清兮北堂恃汝以慰情兮鞠育  
訓誨期永久兮天步孔難獨罹此咎兮音容目前日  
以往兮捕影追風空勞想兮汝母悲深涕交頤兮魂  
而有知慎勿離兮重闈白髮中心悵兮應門何人望  
汝歸養兮



雲麓書賦送任簿何士明歸鄂州 并序

士明世儒先仕江西之陳後歸 本朝與令同  
懼憲網令素貪婪懼自經死按者知簿無辜欲  
令重易押字以自免不可後蒙恩釋還鄉里其  
操守類如此純乎儒者可尚也

維蒲圻之疊秀兮繫何君之故居佩祖考之遺訓兮  
咏聖賢之詩書固與時其相忘兮聊自樂於樵漁抱  
器而深藏兮豈銜玉而求售慨斯世之莫余釋兮勉  
宦遊乎江之右棄薜蘿而束帶兮豈余心之所歡庶

絜已以盡誠兮求余心之所安王事叢於一身兮紛  
總總其如麻顧斯民之凋瘵兮豈鞭朴之能加巨浪  
掀於溟渤兮渺四望其茫茫欲凌波而徑度兮謂一  
葦而可航念趨利而避患兮非祖父之誨也寧濟人  
以自危兮雖顛隳而莫之悔也不以存亡易其心兮  
固同僚之義也或由此而南轅兮實余初之志也時  
矯首而西望兮雲麓邈其悠悠榛棘莽乎故居兮八  
兔交於荒丘感春秋之霜露兮壟墓隳其誰脩寫夢  
思於畫圖兮反歸路而無由忽 皇恩之浩蕩兮縱



去留於簡書非聖人之解網兮雖振羽其焉如棄青  
紫於浮雲兮羗旣反吾初服願耕讀以卒歲兮遵祖  
考之遺則白雲歸於故麓兮本出岫之無心松菊鬱  
乎三逕兮尚不改其清陰維攜書以歸隱兮固子心  
之所喜顧去位而西還兮非邑民之所願國用不可  
以不供兮空杼柚而無窮嬰兒號於中路兮失慈母  
其焉從矧藐焉之小子兮每聽話於襟期乃一旦而  
遠離兮孰能置而弗悲雖同處於兩間兮邈後會之  
無涯願努力於明德兮庶以慰夫人之去思

書

達李同知書

伏蒙閣下不以愚昧遐棄猥賜召命竊以下車以來  
不敢以無公事造謁今承嚴命敢不趨奉約束及昨  
獲瞻顏範承辭色然後獲知所以下召之故敢以書  
達之籤史道其肺肝唯閣下垂察焉同聞學者所以  
致用也然用之差級必先由身及家然後可及而措  
之耳未有無形而影無源而流者也同無似自幼至  
長承過庭之訓奉師友之規凡所以爲學者未嘗不



以致用爲先以踐履爲切今聞 朝廷取士自揆有不可不出者四有不可卽出者一致君澤民顯揚父母爲學之分內事一也方今

聖君勵精爲治思賢如渴一得之愚不於此時獻其芹曝以效尺寸之長尚奚俟乎二也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懷士求安聖有明戒三也况比年以來海內多士搜隱揚陋殆無孑遺而同也能獨野處以求自逸乎四也斯四者俱不可不出者也然小人有母今年七十有一老病交加卒無寧日前年衰經膺 召雖

獲終喪之請然往還不足兩月而倚門慟哭竟至日盲至今飲食起居不能離側旣無子息以慰日前又乏兄弟以代定省若復遠出難必歸期則菽水之養托之何人憂念之深必至不救學爲忠孝反累及親亦何面目立人世乎是以每念及此摧裂衷腸而不知清涕之交頤也斯所不可卽出者也今閣下奉朝命選良才將期得人以俾聖治若同弃親不顧受命卽行則天地所不覆載王法所不容誅者也閣下亦何取焉倘辱察四不可不出之勢必不久居念其



一不可卽出之情少延歲月俾得奉母以終天年則  
陳力就列實所當爲雖捐軀糜首以報

聖君亦所不憚且閣下臨民守土民之父母也而同  
叨居治下獲被政化子孫也豈有父母而不憐其子  
孫者乎是以不遑埃命而先以書言焉伏惟恕冒昧  
之罪鑒迫切之誠而曲從其請則風化所關豈同之  
私幸而已哉無任懇禱之至不宣

達張太守書

同聞古人有言士爲知己者用又曰士詘於不知已

而伸於知己同自顧學淺才疎無庸斯世伏蒙閣下  
不以其不肖而猥賜召命廁之文學之末處以郡庠  
之任而責其成功之實斯豈同所敢當然謂之不知  
已不可也同敢不竭駑鈍披一得之愚以爲知己報  
乎雖然欲盡忠於所報而不得申其素志使其志之  
不獲申而能責其報者均未之有也是故謹以尺書  
布腹心於下執事惟閣下垂察焉夫學校乃風化之  
本政教之原禮樂之所由生人才之所自出職卑而  
道則尊秩輕而任則重此古之聖君賢相未嘗不致



慎於此也三代以上君卽師也政卽教也禮義所以  
導之於未形之前而法令則繩之於已見之後二者  
相須以成治道不可得而偏廢也周官賓興之序讀  
法之文槩可知矣秦漢以降教不如古士方從事於  
學則惟侈乎記誦辭章之習及登仕版則惟務乎簿  
書期會之規所學所行判爲二道於是所謂學者遂  
視爲太平美觀之虛文而爲儒者亦多妄自菲薄而  
茫不知經世之義以致武人俗吏直指爲迂濶於事  
而無預乎斯世治忽汚隆之故者夫豈其本然哉方

今

聖天子以神聖英武之資建丕世非常之業深鑑累  
朝之弊而欲復乎唐虞三代之隆塾庠序學棊布宇  
內其於爲學之規則必本之以德行而肄之以六藝  
人才期於是焉出隆平期於是焉基掃却虛文求歸  
實效非斯世斯人之大幸乎閣下體 朝廷之意下  
車以來拳拳以學校之未立人才之未得無以裨補  
乎 聖化而報稱乎 上意是慮乃過聽輿言而委  
之同同雖不敏佩先聖之言服過庭之訓而所爲學



者未嘗不以德行爲本經世爲業亦未嘗敢以山林  
爲高詞章爲華也况遭昌運豈不思自奮勵以荅  
聖朝而報所知乎竊嘗謂任人者將必責其功之成  
於終而任於人者尤必謹其綱之立於始閣下之於  
同也必責其成而同也豈容不謹於其始耶古之聖  
君賢相倚托以成事功者必畧繁文之細去嫌疑之  
迹通上下之情肝膽相照然後事功可立而成效可  
期苟徇案牘之常處嫌疑之地尊卑隔越欲行次且  
將語囁嚅而欲責其功之成者未之有也是以不得

不以其一見之愚爲閣下告焉夫綱不患不立而患  
守之不能固事不患不知而患言之不能從立事必  
先於正名成功則由乎實踐同也母服未終而預領  
其職則不正其身何以正人將姑往來其間而講明  
其設施之方則不居其位不謀其政况非躬行實踐  
何以致事功之成是故欲速不達爲政之經也閣下  
幸寬其歲月俾終其喪然後請命於銓衡正其名以  
督其事躬行實踐以先之誘掖漸摩以導之信賞必  
罰以齊之畧其繁文去其嫌疑然後期以歲月而責



其成效同敢不策駑駘竭志慮以承閣下付托之重而荅 朝廷教養之意哉嘗見易合者必易離輕奉承於其始者未必能成事功於其終是以不避呵譴而獻其衷曲惟閣下實原諒之干冒崇嚴母任悚慄之至不宣

傳

孫上舍元京傳

孫上舍嵩字元京埜山人狀貌怪奇趣尚幽潔以薦入太學宋亾歸隱海寧山中自號艮山示不復仕杜

門賦詠淒斷淪絕以寄其沒世無涯之悲時婺源有制幹許月卿先生者亦宋進士宋亾歸隱製齊衰服之以居月卿婿江凱及婺源人汪炎相皆絕意當世俱從嵩游其詩悲壯激烈讀者可知其爲人方回得嵩詩嘆曰持此以見朱文公可無愧矣嵩弟巖字次臯亦以詩名

墓誌銘

皇甫氏五世墓誌銘

聖朝有天下之四年悉取海內儒士以選任之時皇



甫遵道擢宰檄之歛縣公之爲治也嚴以律已寬以待物不立異以矯時不逆情以干譽而至誠惻怛久而相孚民固知其非有得於忠厚之風世德之懿或不能也闕逢攝提格狀其祖父家世以告朱同曰僕平陽郡人也祖宗以來皆潛德弗仕惟以詩書忠孝之道訓其子若孫僕不敏忝茲百里之寄凡所以治民律已者皆守先誠不敢怠今秩將滿欽惟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許諸有職者得暫歸省親戚掃丘墓僕將請告歸重念先世皆厚積而不發栽培涇濡以至於某今不能發湯先德以暴白於後某之罪也且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聖有明訓今欲立石墓前歷叙始祖暨高曾祖考以告後人庶不就泯沒以少逭其責而盡人子之心子肯爲僕誌之乎同惟歐陽公隴岡之表照耀千古與宇宙而不朽要其心惟推原世德之所自以告後人報本反始之一誠而已今公有命余何敢辭謹誌其槩而銘之始祖諱某配某氏高祖諱某配某氏曾祖考俱諱某配某氏世爲平陽民昭穆以序俱墓於某地銘曰



厚其積博其施嗇厥躬昌後裔平陽之原昭穆惟序  
刻石發潛以告來者

祭文

生日祭先考文

嗚呼哀哉去年是日親友來賀同安欲先考權開四  
官之戒以盡一日之懽不可曰吾所以戒者正爲此  
耳且曰此事惟具慶者可爲汝輩好爲之此後無我  
則不忍爲矣嗚呼孰謂今年果不見乎先考終身勞  
瘁見子甚遲旣而有子甚喜所以托子者甚重而期

子者甚遠嘗謂同曰吾高祖而下承繼宗祀者惟汝  
一身而已可不重歟每生辰必設奠悲泣曰吾生時  
親族隣里莫不忻忭鼓舞來慶汝祖曰祖宗累世以  
來厚積而不食其報是子必能顯父母報鄉邦者今  
有此志而未能盡行負親族間里之望汝生時之喜  
亦猶是也吾不及爲者汝能繼之以不負祖宗以來  
期待之意則吾之志遂矣嗚呼孰知兒之不肖其能  
勝此任之重且遠耶先考平日孜孜汲汲於聖賢之  
學旁而於釋老百家之書莫不究其奧而鈎其玄竭



力研窮日不暇給議論折衷一歸於正嘗曰釋氏以生死爲一大事凡其脩爲惟求脫此而已猶有爲而爲者吾聖人之學則不然天壽不貳脩身以俟生順死安行所無事又曰人物之生旣有形質之拘則有物我之間紛然萬殊由茲以起死生去來之感無形質則無所拘於彼此無所在也無所之也而無不在也無不之也無所見也無所聞也而無不見也無不聞也晚歲涉世之艱見有得死於家者曰居此時而獲此死幸矣迨夫去冬之疾曰吾元氣消盡幾不能

支然所賴者藥力可扶耳今年秋不得令肝木不受制而盛行以剋脾土故不能飲食四肢無所仰而消瘦金不能生水故一冬無雨而有嗽上氣疾不獨此也秋不收則冬無以藏冬不藏則春何以生不以此時急補肺金而生腎水以爲之本則來春必有消首之疾愈不可救今藥一至吾有主矣每痰涎上攻曰汝輩無恐此天時也但得一雨吾病解矣嗚呼雨則降矣而不得早救痰涎之攻藥則服矣而不得早扶元氣之衰豈自知其不可救故爲是以寬子女之憂



耶將真不自知其不可救藥也豈其厭處人間世潔身而獨去耶將脩身以俟而無容心於脩短也所謂形質則壞矣其本真之不可壞者果無所在而無不在耶無所之而無不之耶無所見聞而無不見聞耶所謂生順死安者果有以證平生之道學耶果有以證平生之行業耶精誠之感通魂夢之交接曾不知其果有果無也嗚呼哀哉昊天罔極難報劬勞一奠告哀庶幾來饗

卒哭祭先考文

嗚呼哀哉流光迅速節序變遷卒哭在臨重增崩潰按禮三月而葬今不能遵者泥乎葬書陰陽拘忌之說此固先考平生之所留心者不能破其惑也嗚呼哀哉先考於聖賢之學考六經之源味詞章之旨以得聖賢之心究歷代之政以盡經綸之用舍浮靡之習以救斯世之弊日不暇給以終天年其於立身之道博學以待時安貧以養志奉先以盡孝獻納以盡忠恤閭里以盡仁廉取與以盡義自奉薄而待人厚勵志苦而律已嚴嗚呼若先考誠不負天地之所生



誠不負聖賢之所成誠不負斯世誠不負斯時者矣  
奔馳於晚歲刻苦於餘年而不得受子女安閒之養  
雖先考之素志厚其施而不望其報所以期待後人  
者如此在子女之悲則何時而已耶經籍在笥孫子  
在堂日麗風和宛然去歲而親之音容則不可復見  
矣嗚呼哀哉繼志述事千緒萬端思報劬勞昊天罔  
極日月有限哀慕無窮尚鑒微忱歆茲一酌

小祥祭先考文

嗚呼哀哉日月不居奄至小祥追思去年五內心裂

儒見其生謂之中處釋老之蔽曰浮曰寓自中處言  
思求盡職視之如寓求超變滅此先考平日之雅言  
也先考之生斯世也探萬化之原以達性命之道究  
制作之始以盡名言之義發前賢所未發通百氏所  
未通一以貫之幾無遺蘊著書立言垂教萬世雖位  
未得盡行其志學未得盡明於時然而究所脩爲可  
謂能盡中處之職矣莊老之自然釋氏之寂滅區分  
彙別索隱鉤玄原始要終淵澄洞徹而不肯身入其  
中是蓋優爲之而有不屑者也於戲先考之生旣無



負於中處矣而其逝也雖不求釋老之超滅寧與體魄俱腐乎大中至正之道不以生而存不隨死而滅符同乎元氣橐籥乎陰陽貫通乎四時而主宰乎萬物者前後聖賢同一理也同一心也會人物於一身通古今於一息何前後彼此之間之有獨子女之悲終天罔極者鞠育之恩深創業之事劇垂老奔馳而定省之道缺律身儉薄而甘旨之養疎付托之重而力不任繼述之繁而志不逮泛葦筏於溟渤望津涘其尚遙不知何日得副其責望之意以慰九原之心

也嗚呼哀哉嗚呼痛哉日月若隙撫節增悲饌酒陳前庶幾來格

祭叔父東父文

嗚呼哀哉先叔父之生也承祖父之餘蔭值斯世之隆平誦詩書之格言繼道脉於家聲擴舊業而克之新堂構於軒楹其於棠棣之間孝友著譽或可比倫於明道之於正叔東坡之於婁城矣夫何天步艱難否泰相仍子既沒於王事室復燬於燹兵僑寓流離孑孑惇惇念兄弟之異地日相見而未能垂老東西



情傷涕零此先考所以抱無涯之恨於終生也幸有女之若男庶相依於餘齡雖東床之獲耦長僕僕以遐征念宗祀之疇依惟倚托乎諸甥鄙姑息之細人苦訓誨之叮嚀所以期待而責望之者豈徒盡子女之情而已嗚呼哀哉猶子不肖咎不自減二親相繼而背傾負罔極之深恩顧隻影之伶仃所以承付托之重繼先世之遠而不絕如線者固夢駭而魂驚也傳家有子尚呱呱於襁褓立身未定猶閭閻於脩程恒馳騫乎東西每焦思而勞形夢家林之遙遙慨霜

露之先塋柰何身拘事役累數月而一行其於缺孝養之道愧猶子之誼而抱終天之恨者何時而可平耶嗚呼哀哉客歲之夏忽叔母之先逝老景何堪揮涕傷情幸得人以奉朝夕冀暮歲之康寧豈謂今春一見遂爲末訣而竟隔於幽明乎歸藏之地旣以違於先志實以僻遠孤露匪徒憚乎途程今茲之卜旣叔母之伊邇而猶得乎佳城庶或可以托體而妥靈於斯上也嗚呼哀哉身後之事春首固已言之矣使同而有二男耶則將繼于先兄而叔父是承使同而



積善集 卷之七 十九  
止於一子耶則必奉二世之主而同祀于家庭此同  
之所以遵先考遺命而報叔父之德亦以盡區區之  
情而已蒼天茫茫丹旄亭亭一酹告哀尚鑒斯誠

覆瓿集卷之七終



覆瓿集卷之八

紫陽山樵朱同著

睢陽居士范涑校

裔孫

時新閱輯

時芳叅閱

附錄

唐仲實贈朝京詩序

士有當世不相知異世而相慕者如沈諸梁不知夫子陳瑩中不知程子所謂當世不相知者如司馬相如慕藺相如字曰相如陶淵明慕諸葛孔明名曰元亮字曰淵明所謂異世而相慕者也黃魯直蘇子



聽音集  
卷之八  
一  
瞻俱起於宋神宗朝子瞻西蜀人魯直西江人生既  
相同居則相近當時魯直與晁無咎張文潛秦少游  
謂之蘇門四學士魯直猶未知名子瞻嘗曰讀魯直  
詩若食海錯多則致疾尚若不满意者及魯直古風  
一首投見而曰江南有佳實托根桃李塲深相慕悅  
子瞻以托物比喻得三百篇體製教授朱大同訓導  
呂德昭生同里又同學年相若道相似出則同出歸  
則同歸啣盃朝飲挑燈夜讀大同種竹數十箇題曰  
翠雨軒德昭亦題其亭曰蒼雪其同門合志有類此

哉今大同朝京德昭賦古風二首以松比美大同兔  
絲失於依附愧於知己也後有作者宜採而錄之故  
爲文以弁其篇端云洪武庚申日南至同里唐仲實  
叙

呂德昭贈朝京古風二首 歛人名旭

長松何青青蟠根據陵阜昂霄直榦脩覆日涼陰厚  
堅貞冰雪姿歲晏色逾秀風聲聞九天洶洶波浪吼  
兔絲乃小草托根相依負纏綿引蔓長屬意在長久  
明堂需棟梁匠石遠來取陵阜不可留萬牛重回首



東晉集 卷之八  
一  
小草徒萋萋疇依以滋茂故土存本根棄捐復何有  
顯居廟廊高末固金石壽

古劍何蒼蒼年深土華蝕氣客塵土濛光與斗牛射  
曠世無張華望氣誰賞識幸逢劍客知殷勤爲磨拭  
淬之以江水礪之以砥石明月懸雙環寒水炯三尺  
一敷蛟龍吟載揮鬼神泣劍客日相親提携欲遠適  
時清不得將匣丞掛高壁用行舍則藏周防慎爾德  
神物有變化際遇豈無日

孫傑贈朝京詩 休陽人

紫陽山水盤蜿蜒紫陽之裔人中仙文光騰空射牛  
斗筆陣落紙驅雲烟幾年典教黌宮裏清晝弦歌夜  
經史峩冠繼述玉堂人絳帷樂育青衿子閑來興在  
山水間時將金碧圖巖巒富室豪家俱不與只寄林  
下詩人看落落才華出天性炯炯精神瑩冰鏡九天  
龍耳知姓名一旦鶴書來幣聘鳳鳴麟見當 明時  
男子要爲天下奇坐使文風振寰海紫陽草樹增光  
輝我生坐映寒窻雪但讀父書嘆才拙高誼早結金  
蘭心清談幾共松蘿月君今應 召趨蓬萊江天欲



雪梅花開眼底斯文少知己長歌滿飲玻璃盃玻璃  
盃酒真珠色可緩離愁壯胷臆行見豐城揭故人煩  
君道我長相憶

揭君名模字平仲  
時爲翰林學士

俞忠贈朝京詩 峴山人

盛世相催起隱淪先生從此上通津周情孔思能超  
古晉帖唐詩迥逼真雪擁金陵梅破玉春回采石水  
生鱗會看曙色趨朝早命服煌煌照眼新

馬則贈朝京詩 星源人

鳳噦噦鳴朝陽聲和五音協色絢五采彰翔覽德輝

九千仞一出象表 明時祥

麟振振性孔仁四海治化洽一出休祥臻 聖代昭

明見林藪淳風浩浩 明時禎

曹舉贈朝京詩 歙人

曉日光照漸江濱江濱喜見梅花新折梅贈別知心  
人知心人作玉堂客得句還憶山中春

汪和贈朝京詩 休寧人

初月樓前梅正香青雲路上趣行裝瞻依化日黃金  
闕繼述清風白玉堂賢俊滿朝虞稷契文章鳴世漢



班楊先生從此班鳩鷺治世咸爭覩鳳凰

范平仲書雲溪歸隱圖後 名準

余與朱君大同程君伯靜生同歲大同最長伯靜次之  
余最少自幼多鞠外家與伯靜孩提嬉戲不啻同氣  
七歲時舅氏延前翰林學士楓林朱先生于家塾而  
大同侍其尊父來同硯席明年先生由鄉貢赴春官  
越三年己丑先生又來教雲溪明年先生官池陽余  
與伯靜受業東山精舍又二年壬辰江淮兵起郡邑  
爲墟先生亦自池陽歸余與伯靜束書避地石門

山中肄業涉三載歲乙未又侍先生客璫溪是秋郡邑  
又復騷動遂逃難駭散而詩書之業荒矣又三年戊  
戌先生召余授徒石門曹氏與大同講學於家一歲  
之間燈火之聯詩酒之聚此幸殆未始有也自時厥  
後戶門征役之供衣食俯仰之給歲無寧日而大同  
則明家學以底于成然三人者雖相去有遠邇相見  
有疎數而此心之同斯道之契則未始有間也大  
同旣優於學而機巧天成故精於書又善繪事凡音  
律技藝之事皆能諳焉嘗相謂曰吾儕自幼相處至



今垂四十年此後聚散未可知也欲繪圖作文以紀實庶使後來者知世契之有自也未果而余游閩矣越二年歸訪大同于石門相與談論往昔感慨咨嗟余乃請如舊約大同以余闕歸爲作雲溪歸隱之圖後四年丁巳大同遺余雲溪上縱觀山川之勝乃日向所作殊不愜意當再寫余以古疋紙相授圖成而文未暇及也明年春大同舉明經典教郡庠余亦以文學見舉于有司旣得辭乃就訓導縣學伯靜則以商賈晦跡江湖間者累歲越二年庚申有司舉原籍

人才而余三人先後被 召大同任吏部員外郎未幾陞禮部侍郎伯靜知衛輝之胙城余則備員延安之吳堡乃携是卷請大同追補前作而余行速矣於是友人揭平仲爲序大同書之舒德介賦之以餞余行又明年以事之京復伸前請大同勤於公事不暇作文乃題絕句以見意明日別去假道訪伯靜餞余出西門二十里握手慟哭而別後三得胙城書而京國之間無聞焉去年夏友人胡士林復來官綏德能備道故舊之詳比秋則聞揭君之喪今春考滿由延



安入陝則始知吾大同之不幸也嗚呼悲夫三月自陝出汴涉河北訪胙城而伯靜以考最陞督府斷事矣余意以爲此雖不遇而至京必可同邸聯床以盡契濶比至則伯靜已獲罪被逮欲見而不可得余又以爲今雖不可見事久得釋終可見也姑待之未幾余得除工部主事到任未及月而遭誣不復能自明因誣自訴以冀免而卒罹咎錯繆近五十日而伯靜猶未得解蓋皆不知其所終也嗚呼余與二子相知之真相去之遠相別之久大同已不可復見伯靜又

不可得見而余亦落陷阱殆非天乎追思疇昔嬉戲之同硯席之共出入相携寢食必偕自幼及壯四十年間終始如一日者豈偶然也哉豈可復得也哉因閱舊篋得是卷恐客中散逸遂述平昔交親之厚與夫聚散去來之不可必禍福倚伏之不可知者于卷末寄歸遺第深源藏于家庶後來之爲子孫者有徵焉 洪武乙丑七月念五日乙酉休寧范準書于官署之小軒

范平仲賀大同自杭歸覓程子尚爲嗣詩



近聞返棹錢塘日有子螟蛉喜若何虹井千年慳德  
澤蜃樓三月溢清波萱花堂北春雲暖燈火城南夜  
雨過袞袞公侯由此兆翰林陰騭在人多

其二

不須吉夢到熊羆綵服趨庭春晝遲杏倚雲邊根自  
固桂分月窟種尤奇膏腴接壤魚鱗集臭味同芳草  
木知索飯門東啼正急杜陵空有兩男兒

平仲賀大同見子

去年甫見螟蛉子今日歡傳老蚌珠駒出渥洼神采

異鳳生丹穴羽毛殊清風桂子秋香綻初月梅花春  
意敷家學自茲應可紹城南燈火詫韓符

張羽賦梅花初月樓贈大同

烏程人太常寺丞

吾聞仙人好樓居乃在閩風之圃玄洲之墟雲窻霧  
閣千仞表青天十二金芙蓉風颿颯馭不可以逕度  
安能跨海騎鯨魚新安先生列仙儒卜居平生茅未  
誅曉携青鹿向烟霧一徑初入千縈紆桃源忽向眼  
底見風物但是秦人餘五丁何年運斧鑿石樞洞戶  
夾立中平舒紛紛過客弗敢翫山君守護煩呵噓先



生結樓萬木杪迥若麗譙雄且孤連峰忽斷西南隅  
捲簾看月蛾眉初梅花千樹雪不如飛觴醉月弄花  
影爛然身墮白玉壺亞卿結髮讀父書十年住樓山  
與娛一朝徵起青雲衢珮玉日向君門趨樓前梅  
花自開落樓頭明月還盈虛南牕孤燭照歸夢覺來  
枕席非吾廬且當致身佐唐虞夔龍豈容混樵漁長  
干美酒熟可沽梅花如雪覆綠蕪神州月色天下殊  
何用區區懷故都花間卧月紅氍毹人生花月何處  
無

周孟啟題梅花初月贈大同

昔公脫畧泉石隈未築酒樓先種梅梅花高樓日相  
映最愛青天初月來青天月出香霧開碧紗綺席無  
纖埃蚕叢太白古時雪刻此萬斛瓊瑤堆素蛾行空  
攬飛鏡霓裳照影相徘徊徘徊玉立吟情起硯墨缸  
光動冰水水部清狂東閣留庾公曠浪南樓喜紅椒  
綠酒金叵羅坐招圭璧更吟哦詩成酒閣衆賓醉萬  
事攘攘如公何公從承恩事

天子吏部文章五雲起䟽筴喜秩佐春官益有聲名



在人耳上林觀梅花照天鳳臺望月層霄裏闌千百  
尺思故園剩水殘山渺千里千里迢遙春夢還梅花  
初月報平安廣平花發未應去更長南枝爲掛冠

曹倬贈詩

國子助教

天葩昨夜煥南樓生魄浮雲分外幽自是主人得真  
趣陰陽太極坐中收

覆瓿集卷之八

終

禮侍朱公覆瓿稿跋

禮侍公楓林先生子也諱同字大同以  
外家陳姓號朱陳村民又號紫陽山樵  
志景仰也公文才武略圖繪丹青無所  
不精時稱爲三絕洪武中以異材見舉  
備員 東宮

懿文太子崇重特甚晉禮部侍郎吁遇亦



隆矣哉尋以被誣得罪

太子救之弗及然非其辜也嘗憶族祖平仲公師事楓林先生從隱石門三年後舉明經以理學名世汪仁峯先生集擬之胡雲峯陳定宇之儔及門之士猶然况家學淵源如先生必無不殫悉要領窮究精微豈其明哲不足以保身而願

罹于禍天耶命耶於先生何尤耶語有之求忠臣于孝子今觀集中思慕之篇不一而足數十年如一日所謂五十而慕非歟世烏有爲孝而不爲忠者哉亦足以徵先生矣嗣官其子夢祥公朔州守則先生之迹信可白於天下後世而高皇之心不亦深可亮乎先生爲不忘也



已標桑梓末學每勤仰止而歛戲乎往  
事恨未覲其遺編今歲暮春展拜像下  
從其後裔求舊蹟見畫菊題味及是稿  
數種文追兩漢書逼晉人詩儷盛唐洵  
所謂三絕者也噫是皆先生之緒餘也  
夫且若爾其他不尤可推哉茲裔孫無  
垢甫將以遺稿壽之于梓後之慕先生

者因其文遡其人必有爲之扼腕而三  
嘆又必有爲之深信而傳述者夫奚俟  
乎余言特以臆見志其快覩云耳

萬曆丙辰孟冬海陽後學范櫟頓首謹跋

